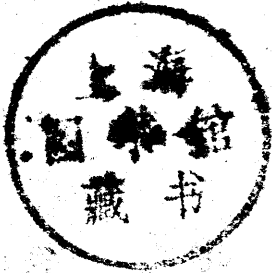


此書由李時賢

雜誌叢書

第七種

世界巡禮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00 7727B

雜誌出版社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月廿日

000062

世界巡禮 目錄

裝幀.....令狐原作

編序.....

神秘的印度洋.....(一)

莫斯科戰時風景線.....(五)

戰時歐洲的空中旅行.....(一三)

中亞細亞秘境橫斷記.....(二五)

西班牙風光	(三五)
巴黎見聞記	(四二)
在轟炸中生活	(四七)
俄羅斯的母親——伏爾加河	(五六)
堪察加全貌	(六四)
高加索風土誌	(六八)
緬甸風光	(七四)
印度旅踪	(八二)
澳洲人的生活	(九五)
安達曼羣島之旅	(一〇一)

編序

報道性的文字，在「雜誌」裏佔着一個重要的部門，除了「戰地報告」已出叢書「烽火處處」外，這裏又收集了一年多來報告世界各地戰時動態，或是描述各地風土人情的文章，出了這「世界巡禮」之一的小冊子。

關於報道性的文字，「雜誌」一向着重於「報道最新鮮的」一點，因此盡我們可能，搜集了不少最新鮮的材料，或編或譯，或是譯而兼編，提供了許多富於新聞性的話題。可是話又得說回來，現在是戰時，戰時最困難的是搜集外國最新鮮的材料，這是任何人都知道的，我國新聞報道事業尚未高度發展，在這一點上，我們要達到「報道最新鮮的」目的，尤其困難萬分，所以我們除了提供最新鮮的材料以外，又彙譯或是編寫了許多報告性或是遊記性的關於世界各國風土人情以及生活動態的讀物，以補前者之不足。

最近有好幾位讀者寫信給編者希望「雜誌」能够多刊一些遊記性的現地報告性的文章，這個希望，我們得設法予以滿足，不過「雜誌」內容材料的分配，原有固定的計劃，自然不能顧此失彼，我們要滿足這幾位熱心讀者的希望，不僅在篇幅上，將儘可能多刊一點他們所愛讀的東西，還該在內容上求得精進，這祇能算是我們的希望了。

神祕的印度洋

志仁譯

印度洋是一個很大的海洋。北自印度半島起，東鄰馬來半島及澳洲大陸，西界阿非利加洲，南臨南極。一片汪洋，茫無邊際。我們普通航行的海面，都是赤道以北的北印度洋。北印度洋有印度半島伸出海中，形成東面的孟加拉灣，和西面的阿刺伯海兩個巨大海灣。

印度洋上的氣候，恰巧和太平洋上的相反。其神祕就在於此。從四月到十月光景，洋面的風浪很大，晴雨不常。在這期間，刮到洋面上的風，差不多都是西南風，潮濕的空氣，籠罩着整個海面，同在這個時候，別的洋面沒有這異樣的現象。可是印度洋便不同了。船一過了馬來半島，穿出麻六甲海峽，駛進印度洋上的孟加拉灣時，船上的乘客們，好比換了一副腦子，個個都變成性情暴躁的粗漢，連自己莫明其妙。常會爲了一點細小事故，爭吵打架，叱罵之聲，終日不絕，最尷尬的是船上的廚子，船客們嘮嘮叨叨的罵廚子黑心，飯菜太惡劣，其實和馬來海面時的飯菜原是一樣的。船客們除了大罵廚子，把碗碟丟到海裏之外，有時候，竟把廚子打得頭破血流。從前有一家英國的造船廠，把造好的新船駛到香港交割給買主後，少不了把這批用不着的船員送歸故國。恰巧這批船員都是非洲，阿刺伯，野蠻透頂的人，而印度洋上的氣候，又是上面說的西南風季節。船在馬來洋面時，大家都親睦和協，笑聲不絕。迨他們的船駛過麻六甲海峽入印度洋時，個個暴跳如雷，變成兇神惡煞。一言不合，揮拳就打。甲板上正在大演全武行，房艙裏又是櫃子翻身，雜物四飛。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

起，打的落花流水。船長的喝阻全無效力。兩個傢伙不知爲了什麼揪扭在甲板上打滾，不料壓在下面的傢伙昂起頭來，把上面的傢伙的額上咬下了一大塊肉，鮮紅的血，流了一面孔。上面的當然不甘示弱，也照樣的以口代手，馬上咬住了下面傢伙的左耳，只一擰，一隻血淋淋的耳朵脫離了頭顱。我當時呆站在傍邊，直赫的扭轉了頭，不敢卒視。以爲不經過這種神祕的印度洋的話，他們的額肉和耳朵都不至於撒場。真是罪惡的海；海的罪惡啊！

不過同是一個印度洋，在十月底至四月初這一段冬期裏，却完全改變了獐狎的面目，換成風微雨細，波平浪靜理想的洋面了。洋面上的風勢，全部轉了向，幾乎全是東北風，船客們一個個都精神快適，變爲禮讓君子。只見碧油油的海水，像一條很大的錦被，平鋪在地殼上。特別是在晚上，皓月東昇，映成銀白色，光滑若凝脂。彷彿覺得這不是一望無際的洋面，而是一個神祕的世界。那高懸的明月，盪漾着碧波的那天際海角，另有一個美麗的仙境，不由得不想踏着柏油路般的海面，姿情遨遊一番。

聽航海家說，在××海中，常有巨大無比的海蛇出現，如果船撞在牠的身上時，像龍一般的巨蛇，剎那間把船盤住，曳入海底。但印度洋上雖也有海蛇，却沒有這可怕而巨大的東西。蛇身並不十分大，都是大赤練般的紅蛇，而且是成羣結隊的在海面游泳，血紅的蛇反映着碧綠的海水，倒也非常好看。

船臨近錫蘭島時，海面上很多灰色的烏鴉。俗語說「天下的烏鴉一樣黑」，這裏的烏鴉，竟隻隻都是灰色的，可謂出人意表。照神話上說，烏鴉性甚貪，當天帝命萬物自擇體色時，烏鴉心想紅色很美麗，於是變成了紅鴉了，但牠又覺得藍色非常美觀，希望天帝給牠藍色，誰知紅色加上藍色，遂成

爲黑色的烏鴉了。大概這裏是釋迦牟尼佛的誕生地，所以這裏的烏鴉性格，也澹泊自甘，喜歡輕裝淡抹的吧！

在這條印度洋的航路上，不同的宗教徒往來頻繁，馬來方面的回教徒要到教祖默罕默德誕生地——麥加去巡禮，更是必由之路。這些教徒們上船之後，照例在甲板上尋他們的根據地。他們叫這種統艙船位爲「台其，派賽恩茄」。他們的伙食一概是自己帶來，只要船上供給些開水就可。他們最喜歡乘日本輪船，據說是日船的統艙很清潔，待遇也好。在熱帶下航行，茶水是萬萬少不了的，可是英美船上，就是一點開水也不爽快供給。

統艙老顧客的教徒，可說是集宗教的大成。有相信印度教者，也有信奉回教和天主教者。其中阿刺伯人、非洲人、印度人等色色俱全，宛比開着人種展覽會。他們上船之後，馬上各自找尋信奉同教的夥伴，數人或數十人組成一個集團。於是宗教集團的同志們，把自己的箱籠什物堆疊在集團四周，造成牆壁，彷彿防敵的堡壘一樣。

宗教集團當然也是如法泡製。於是甲板上東一個碉堡，西一個碉堡，展開羣雄割據的場面了。有一次，我乘着的船上忽然起火了。船上立刻異常騷動，我便幫着救火，但他們羣雄割據的集團依然堅壁清野，毫無動靜。只是這面堡壘裏的異教徒望那邊的異教徒，那邊堡壘裏的異教徒看着這邊異教徒發怔，猜想他們的意思，大概是怕一動之後，自己的好位置便被別的教徒占去。當時的我因爲這些甲板上的城堡，妨礙汲水的工作，便用橡皮水管朝他們「箱籠城牆」亂澆，這纔使他們不得不立起來把箱籠堆在一邊，不能再坐着不動了。

教徒因爲宗教信仰的不同，相互間的壁壘，築得很高。譬如甲教徒把「豬」當做神明供奉的，而

乙教徒却大吃其豬肉。這又未免太煞風景了。

說起印度的女人，大家總以為够不上「俏麗」的資格。但其實也頗有美貌的女子。在靠近海岸的都市中，也有受過高深的教育，歐派十足的。不過印度女性，喜歡金色燦爛的飾物，却是實情。印度女郎到了及笄之年，多喜把全身裝得金光萬道。什麼金鐲呀，金耳環呀，金鼻圈呀，全部是金，非金不可。「輕粧淡抹」的樸素少女，在印度是找不到的。

我們普通人的感想，似乎覺得太俗些。但她們金光滿身的裝束，配以熱帶下的直射陽光，棕色的皮膚，在濃綠色熱帶樹叢中，姍姍而行，確也別饒風趣。

印度女人還有特別的習慣，極喜作冷水浴，她們每天早晨東方魚白時，往往在清潔的河水中洗浴。我們試閃目一想：葱綠茂密的熱帶樹下，樹影搖曳的清流中，印度少女們的入浴姿態，多麼够夢幻而神祕啊！

我嘗有一窺她們色相的決心，可是抱恨得很，至今還不能如願。

據說印度女性是非常貞節的。釋迦佛國的女性，道德上高人一籌，自屬可想而知，這不是殖民地女性中可常見的德性，乃是具有五千年文化之國，婦德之象徵。

莫斯科戰時風景線

徐導之

像進入了童話中的世界

日本「時局情報」雜誌駐蘇特派員最近曾從庫璧希夫到莫斯科去，在那裏看到過一點莫斯科的戰時色彩，以及一般人的日常生活情形，寫得很有趣，作者爲渡邊三樹男，常駐蘇聯陪都庫璧希夫，是「時局情報」的特派員，以下便是譯文。

在蘇聯最大的慶祝日——革命紀念日及其翌日，往年總是舉國狂歡一番，充滿着歡樂的氣氛的。但今年却瞧不見以前那樣的盛況，情形至爲蕭索。不但革命紀念日如是，甚至他們勞動節也失去了往年的面目，本來這一天是全國休息誌慶的日子，今年變爲勞作不休名副其實的勞動日了。庫璧希夫那邊，因爲是各國外交人員麪集的所在，不得不光光面子，市民們舉行些遊行之類，藉以點綴。然而莫斯科及其他各地，毫無動靜地默默過去了。

我站在克里姆林宮前面的「紅場」上，眺望列寧堂上塗着青紅藍綠的偽裝時，不覺引起了往日蘇聯革命紀念日的回憶來。從前在這一天，蘇聯當局總是在「紅場」大閱其兵，還有一列一列的民衆示威遊行，今年什麼都沒有，這不能不說是蘇聯建國二十五年以來劃時期的變態。長眠在塗着偽裝色彩的紀念堂裏的列寧——不知作何感想？……

不獨是列甯堂，就是克里姆林宮及其周圍的各大建築物，還有高爾基街鱗次櫛比的新建大廈，也差不多全給穿上了一襲五色繚紛的偽裝外衣。幾乎令人發生一種錯覺，以為是在遨遊童話中的仙國。但是莫斯科的現實，却和童話的熱鬧有趣不同，漾溢着峻嚴和冷酷。

零下二三十度的氣候

展開所謂莫斯科冷酷生活的第一頁，不妨先從旅館生活寫起。經由蘇聯招待外國旅客機關，預定一個房間，但我推開重得不堪的大門，踏進旅館之後，不覺吃了一驚，四面漆黑，像跑進了地窖。偌大的房間裏，只有二三隻電燈放着慘澹的光芒。巨大的吊燈和其他許多電燈，都關熄着。隨後一打聽，才知蘇聯當局施行着電力節約令，就是外國旅客住的旅館，也不能例外，只能開平時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電燈，過此便得遭受嚴厲的處罰。

給侍者領到房間裏之後，想先來洗一個浴，稍稍恢復旅途的疲勞，於是我開門走入了浴室，第一步手續，便把熱水龍頭扭開放水，可是把手一摸，始終是微溫，和冷水差不多。不但是浴室使我大大的失望，餐食也非常單調，天天吃那同樣的西菜。

這旅館裏的電燈，洗澡，伙食之類，既屬如此，至於熱氣設備，也就可想而知。莫斯科的天氣，誰都知道是異常寒冷的，如果沒有暖房的裝置，準會冷的發抖。這座旅館裏的水汀，的確是燒着的，可是因火力不夠，手摸上水汀管子，只是溫溫的沒有多大暖氣。房間很大，外面又是零下二三十度嚴寒，所以靠了那不死不活的水汀，有什麼用。然而我的房間還算優待的呢，據說別的有幾個房間裏的客人，一天到晚要背上厚呢大衣，才能過去。樓下賬房間裏的辦事員，終日還穿着大衣辦公哩。

大旅館都高掛客滿牌

莫斯科有兩家專供外國旅客的西菜館。一家就是很出名的「阿拉格威」。這家菜館，是莫斯科首屈一指的西菜館，向以善燒高加索菜號召顧客。尤其擅長一種叫「雪西利克」的羊肉菜，這是馳名遐邇的獨特佳肴。據說從前日外相松岡洋右氏，爲了簽訂中立條約而訪問莫斯科時，也曾到這家菜館來領略過「雪西利克」的滋味。大旅館差不多總替外國旅客向這菜館包着一間小小的雅座的，但是大旅館始終都給蘇聯人佔據，每天高掛着客滿牌，差不多的人休想問津。自然，這些大旅館不是誰都可以自由住進去的。就是那家有名的菜館，在德蘇戰爭揭幕以來，也和其他許多商店一樣，奉行着一種很嚴格的入場許可制度，若非拿出入場許可證，休想進去大快朵頤。眼前這菜館的顧客，都是些蘇聯的貴官顯宦，軍人，黨關係者，技師，以及大工廠幹部的人員了。

再有一家叫「國民飯店」的西菜館。這家菜館也一樣，普通的顧客也不能進去。裏面把外國人的餐室和蘇聯人的餐室劃分的很嚴格。但是這家菜館沒有任客點菜的規矩。他們在某一個時間內，規定着某一種菜，顧客只能默默地吃他們規定着的西菜，沒有給你說半句廢話的餘地。這家西菜館還有一種很滑稽的規例，他們把下午二時起到五時爲止的西餐，用英語來稱它爲：「Lunch」，把下午七時起到十時的西餐用俄語稱呼，叫「亞培特」。所謂「亞培特」的意義，相當於英語的「Dinner」，意思是一天中的主餐。

軍事記者與菜館英雄

莫斯科戰時風景線

我在這家西餐館裏，曾經遭遇一樁不大愉快的事件。有一天晚上，我獨自一人走到這家菜館特定的外人餐室中去用膳，一進餐室，突然從餐室一角，傳來一陣「捷浦！捷浦！」的吆喝聲。我回頭一看，只見兩個英國新聞記者和一個女人在那兒用膳，其中有一個常穿軍裝而別人呼他做「軍事記者」的人，吆喝聲就是從他的口中迸出來的。瞧他樣子似乎很酩酊，他的一雙醉眼一直睨視着我，好像故意在尋釁。坐在他傍邊的女人，一再拍他的手，意思是在極力阻止他。我悠然地坐上座位，一面用膳，一面也狠狠的睨視他。不一會，他給同伴的女人勸阻，離座出去了。餐室裏還有二三桌英美顧客，但他們對於這「菜館英雄」好像不表什麼同情，反而浮着鄙視的冷笑。

說起莫斯科的戲院來，照普通的習慣，是從晚上八點鐘開場，演到十二點鐘為止的。因為十二點鐘以後，是禁止路人通行的，所以各戲院都提早開演，從午後六時起到十點鐘就散場。

莫斯科的每一家戲院，天天都豎着客滿牌。因為莫斯科沒有其他娛樂場所，所以戲院裏天天擠的滿坑滿谷，也是當然的現象。可是莫斯科的戲院縱然提早，在六時開場十時散場，一般往來，還是很不方便。他們從工廠，官署，商店，或其他寫字間裏急急忙忙趕到戲院子來，早已萬頭攢動，啓幕已久了。而且散戲的時候，恰是地下鐵道末班車開的時候。住在市郊的觀眾要回家去，還得在路上耗費二三小時，所以一到戲院散場，大家便爭先恐後一窩蜂擁出來，這時衣帽間的混亂狀態，委實找不出相當的字眼來形容。俄國人雖常常自鳴得意的誇着有秩序，富於公衆道德，其實也不見得怎樣。

古典劇依然搬上舞台

莫斯科的戲院，除波里雪大劇場外，全部在開演中。波里雪大劇場在前年德機空襲時，曾有好幾

顆炸彈落在它的大門前，房屋遭受相當的損壞，但眼前已經全部修復，找不到一點炸壞的痕跡了。可是該劇場五六百名的演員和職員，於去年年初撤退到庫壁希夫去以後，至今還沒有歸來，所以該劇場尚未開演。

莫斯科戲院上演的劇作，一方面流行着以德蘇戰爭爲題材的新戲「戰線」和「俄羅斯的人們」之類，同時與戰爭完全無關的一向以豪華聞名的歌舞劇——如「白鳥之湖」等，也不斷的在演出。至於劇本則契訶夫的「三姐妹」及托爾斯泰的「復活」等古典作品，也依然在搬上舞台，這一點，也可視爲保持着近年蘇聯藝術政策尊重古典作品的一貫作風吧。

莫斯科一般商店裏的商品，凡與衣食住直接有關之生活必需品，幾乎完全施行着計口限購制。因此，我們外國顧客，已屬無從染指，然而書店，化妝品店，寶石店，傢具店，雜貨店，玩具店，以及街頭兼營擦鞋的皮鞋攤之類，還是能够自由光顧。

百貨店裏每天軋衣料

莫斯科百貨商店出售衣料的場所，天天總是擠的水洩不通，每天的早晨店門一開，手裏捏着購物證的羣衆，便蜂擁而入。堆積如山的衣料頃刻售罄。買不到的顧客，只得捏着購物證出來，等明天再去軋。但是莫斯科畢竟是蘇聯的首都，雖在戰時，還什麼東西都有，庫壁希夫像上述的商店，差不多已沒有商品應市了。

說起莫斯科的書店來，倒和戰前毫無兩樣，依然門庭若市。到舊書店裏去，反而可以購得戰前不容易獲得的古典書籍，而且據說價錢也很便宜。大概是因爲市民們給生活壓迫，或者因爲遷移時的不

便，乃將希世的古籍，忍痛賤售給書店了吧。

關於學術的研究書，戰爭爆發後，就被停止發行，但有關德蘇戰爭宣傳性或煽動性的小冊子却接踵刊行出來，銷行也非常順利，可說是「風行一時」。

國際列車中嘈雜不堪

最近又有另一日本記者由庫璧希夫啓程，前往莫斯科，以下便是他的旅途觀感：

記者這一次獲得蘇聯外交人民委員會的特許後，即從庫璧希夫出發，前往訪問莫斯科了。記者是得着鐵道旅行的許可的，因而沿途戰時風景，得以飽收眼底，實在是一樁意外的收穫。下面是記者的報告。

三月十二日下午五時三十分，記者的行囊裏裝好了四天的食糧——白脫油和罐頭食品之類，就在庫璧希夫跳上國際列車。火車中全是蘇聯人，外人乘客只有記者一人。打算回莫斯科去的婦女和小孩很多，呼母喚兒的鬧成一片，簡直找不到一個坐位。上火車的乘客們，差不多手裏都攜着許多食物，孩子或女人的面頰上，不時流露出欣喜之色。火車一離庫璧希夫的站頭，車窗外，展開一望無際的鋪着白雪的平野來。

不過那兒的氣候，已相當和暖，所以地上的雪層，早已在漸漸溶解。這大概是今年春光的來臨較去年早的緣故吧。隨着天色的逐漸暗下去，蒼茫的暮靄，悄悄的爬進車廂來。

迨車窗上的窗幕一一給拉沒，別的列車裏瞧不見一絲的燈光，只有我乘着的國際列車上，依然點着電燈。因此，知道這兒離開戰線雖很遠，但還有實施燈火管制的必要。困難的是，車上的熱水爐壞

了。沒有開水喝，因而記者每當吃食物的時候，不得不下車到車站那邊去弄點開水來。

村女們來兜售牛奶

可是幾百個乘客一到站頭，就大家擁擠到站上的熱水配給處，情形太混亂，因此定有依着前後次序軌水的規例，所以要想得些開水，必須順着次序挨過去，費去了相當長久的時間才能到手。記者因為是外國人，頗蒙站上的特別優待，但蘇聯的乘客，却常和站上惹起無謂的紛擾。我想在停車時間短促的站頭，一定將陷入大混亂的狀態，誰知車站上總能够設法把開水給每一個乘客帶上車廂去。

在某一個車站，碰到一列滿裝傷兵的軍子，又在某站，瞧見許多割麥機和耕耘機之類在搬運。我想這些農用器械，一定是給運送到德軍占領地域外的農村方面去的。火車停在鄉村附近的站頭時，就有許多村女和孩子們跑到車窗邊來，向乘客兜售牛奶或白脫之類。牛奶的價錢，較之公定價格貴的多，但乘客們莫不紛紛爭購，只見一個個的村女和孩子們，滿載而來，空手而去。

婦女們替代了男工

記者想買一份報紙看，但無論那一個車站都買不到。車行過處，使記者吃驚的是，蘇聯婦女埋首勞作的非常多。甚至路上掃着雪的也一概都是年輕的婦女。不但是掃雪，壯健的鐵路女職工，例如滿臉滿衣給油污弄的漆黑的女司機，或低着頭給車軸添油的女路工，也到處可見。依記者推測，戰時蘇聯的鐵路運輸，大致有一半以上由壯健的女子從業員在效勞。還有燃燒木柴以代煤斤的機車也很多。隨着火車漸漸逼近莫斯科，路上的雪景，也次第的減少起來。因為氣溫逐步提高，使記者不得不

脫去了大衣。莫斯科的春，顯比去年早臨了一個月。

三月十五日下午二時半（莫斯科時間），記者安抵莫斯科的卡薩恩車站了。費去了七十小時，完成了一千一百六十公里悠長的旅程。依記者從卡薩恩車站走向客寓時途中觀察，覺得莫斯科的人口，較前增加了。而且，東線的戰局縱那麼嚴重，這裏的市民們，個個都好像悠然自得，滿不在乎，這不得不令記者又吃了一驚。

戰時歐洲的空中旅行

徐導之

歐洲委實並不十分廣大。坐了火車旅行時，已經覺得意外的狹隘，換坐了飛機飛繞幾次，更覺得狹窄起來。開戰以前，倫敦巴黎間的交通至爲便利。只要在倫敦維多利亞車站，跳上晚上十時開的快車，睡在車上一眨眼，已到海邊的杜佛車站，再換乘輪船渡過杜佛海峽到加來車站改乘火車，翌晨九時左右，就可抵達巴黎北站。若坐飛機，只要化一點二十分鐘工夫，就可以從這邊機場飛抵那邊的機場，再加上英法兩首都市中心區到機場的時間，算它一小時的話，不過化費兩點半鐘，就可以從倫敦到巴黎了。開戰以後，歐洲交戰國間的定期航空路線，不用說一律停滯，就是交戰國與中立國方面的路線，也給縮短或減少起來。但像柏林——斯圖加特——巴塞羅那——瑪德里——里斯本航空線，及柏林——維也納——布達佩斯——布加勒斯特航空線，或柏林——維也納——布達佩斯——伯爾格來德——索非亞航空線，都因德國軍事當局認爲戰事上的必要，在戰後還是照舊維持。而且這些航空線，在戰前有冬期停航之例，大致從十月上旬停航起至翌年四月上旬方始復航。到了戰後，便把這種停航老例一律廢除，就是嚴寒隆冬，也依然在繼續飛航。現在德國魯夫脫·漢柴航空公司飛機，往往會和英國的旅客機，默然並排在里斯本的機場裏。又在布加勒斯特，伯爾格來德，索非亞等巴爾幹諸國機場裏，也可瞧到漢柴航空公司的飛機，悠然自得地在起飛或降落。

筆者在此次歐戰爆發後，爲了某種公幹，曾在歐洲各地的航空路上不斷的飛來飛去，現在就筆者

個人的經驗，來一談戰時歐洲航空路的情形。

一 義大利希臘保國

一九四〇年五月底，恰巧義大利參戰十日以前，我從義大利的羅馬飛抵保加利亞的首都索非亞了。那次旅行的目的，是想知道些義國參戰前巴爾幹諸國的情勢。朝晨九時一過，一架可坐二十四個旅客的巨型機，從羅馬飛機場起飛，很快的昇上碧空之中。

飛機踏着靴形的義大利半島上空南下，費去兩小時半，抵達逼近半島尖端的義國軍港布林的西。布林的西位於阿爾巴尼亞國對岸，爲亞得里亞海入口之要衝。當時義國雖不多幾天，就得參戰，但筆者從空中作一鳥瞰，覺得這布林的西軍港比較很平靜。從布林的西到合併給義國不久的阿爾巴尼亞國的首都地拉那，僅僅不滿一小時半的航程。阿爾巴尼亞的海港都拉索飛至對岸布林的西軍港，只要二十分鐘。從空際俯瞰地拉那，不像一國的首都。既缺少高大的建築，人口也只有數萬，不過這個小小的都市裏，東方的氣息却很濃厚。中日事變爆發時，筆者一再飛越大同、綏遠、包頭上空，迨俯瞰地拉那全景後，覺得與前述內蒙都市很是相似。

不久，飛機又自地拉那起飛，飛越阿爾巴尼亞南部上空，抵達阿爾巴尼亞、希臘、南斯拉夫三國國境線了。從機上探首一望，只見蜿蜒不絕的山嶺起伏起伏。橫臥叢巒間的山湖，反射起閃閃的白光，人煙非常稀少，不時帶來一陣荒涼的氣氛。大約飛了一小時左右，才把這些山岳重疊的地帶飛完，展開我們眼前的是，貫通地中海的希臘薩羅尼加灣海面。飛機從薩羅尼加市區的前面橫穿過去，飛抵市區東南的薩羅尼加飛機場。

到了這裏，却遇到一樁可驚的意外事件。就是我們下機之後曾被軟禁在機場的事務所內，不准越雷池一步。原因是希臘政府担着義國參戰後，立刻要向希臘進攻，所以特地把這裏的飛機場，由希臘空軍管轄，作爲軍用飛機場，允許亞雷亞·利脫里亞的旅客機，起降於這機場之一隅，已屬好大的面子。

那時在格納庫及機場一隅，正有英國援助希臘的戰鬥機廿五六架，在忙着裝配起來，仔細一望，飛機上還是英國空軍的標識，這也是烽烟中的一個特徵。希臘的薩羅尼加，是上次世界大戰時軍事重要根據地，位於薩羅尼加灣底部，足以扼制全灣，形勢異常重要。在歷史喜歡重演的公例下，莫怪當時希臘當局，要不能自安起來了。

薩羅尼加至索非亞間的航空路，是在巴爾幹山脈上空筆直的向北而行。我們的飛機沿着發達爾河飛行十多分鐘後，立刻轉向正北，隨着高度漸漸增加而跨着巴爾幹南部的崇山峻嶺前進。飛機離羅馬出發以來將近八小時，遙遠望去，已能窺見保加利亞首都索非亞，展開在一塊盆地之上。此際忽來一陣猛烈的驟雨，夾着東北風迎面襲來。一會兒，飛機飛入盆地上空，可以俯視保加利亞的首都了。下午五時稍過，我們飛抵索非亞機場，其時雨止風收，下機四顧，大雨後的索非亞機場，覺得意外靜寂。我和亞雷亞·利脫里亞旅客機的機師及其他乘客們跳下飛機，立即被兩輛巨型汽車送到一個熟識的大旅館。

二 從保加利亞到土耳其

說起索非亞與布加勒斯特間的定期航程，和別處略有不同，雙方公司的旅客機穿梭般的隔一天航

行一次，髣髴想把這一條航空路，織成美麗的錦綾。

筆者於當年六月八日，從保加利亞的首都索非亞，飛往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在一架十二人座的飛機中，偶然發覺一位英國政界名人克利浦斯氏同乘，他正負着英國駐蘇大使的任務，前往莫斯科履新。八日下午五時，這位新任英大使帶着一個中年書記官，由當時駐保英公使領至索非亞機場來。克利浦斯是一個瘦長個子，兩隻神經質的眼珠，始終在近視眼鏡的玻璃片下，骨溜溜的轉動不休。保加利亞政府不但不派員招待，連一名警備人員也沒有。當日我們坐的飛機，剛巧是羅馬尼亞方面的。原來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一向面和心不和，尤其保加利亞對羅馬尼亞，懷着一個多年的宿望，一心想把多瑙河口南岸的多布魯查地方收復過來。就是從民族上觀測起來，也是各不相投，保加利亞民族屬於南斯拉夫族，而相反地，羅馬尼亞却是拉丁民族。兩國國民的風習，也幾乎完全兩樣。我覺得這樣的兩國之間竟還能維持一條定期航空路，不禁有點奇怪起來。

下午五點鐘一到，這架羅馬尼亞飛機慢慢的從索非亞機場冉冉上昇，飛機師依據地圖，照着保加利亞當局指定的地域，朝東北方向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前進。羅馬尼亞飛機師非常和氣，他頻頻指着地圖，把飛機的進路告訴我們乘客。據說不到兩小時，就可抵達羅馬尼亞的首都。歐洲第二大河的多瑙河，恰巧橫亙在我們航程的中間。飛機尚未穿越多瑙河上空以前，還是保加利亞國境，所見的都是不甚高峻的山岳高原地帶。一經飛過多瑙河，踏上羅馬尼亞國境，便是一帶廣漠的大平原，向着多瑙河下游展開下去。東歐的六月，白天很長，當天下午七點鐘飛抵布加勒斯特，光景還是很早。我下機之後，見同盟社特派員大屋及三井物產公司駐羅辦事員小倉夫婦在機場迎接。克利浦斯下了機，立刻向海關辦理外交官過境手續，我也由和藹可親的羅馬尼亞關吏檢查一過，才步出機場。

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離黑海沿岸羅馬尼亞要港康斯坦薩也已不遠，坐火車只要兩小時的工夫。布加勒斯特從每年五月間起，總是一連串的悶熱天氣。我在這熱得幾乎發昏的羅馬尼亞首都，恰巧住了整整兩天。六月十日午後，朝日新聞羅馬特派員前田拍來一個急電，報告義大利已經正式參戰。我接獲這一個不甚突兀的消息後，立刻開始計劃，怎樣探聽義國參戰後所予巴爾幹諸國的影響。經過一番考慮，馬上獲得一個結論，認為要探聽消息，到伊斯坦布爾去，是一個最適當的辦法。

六月十三日早晨，筆者已興奮地坐在飛往伊斯坦布爾的羅馬尼亞飛機上。同行者有同盟社特派員大屋。飛機的行程，是先從布加勒斯特機場，向東南飛到黑海沿岸的波羅的克，波羅的克爲黑海海岸一帶有名的海水浴場所在地。這裏有前羅馬尼亞皇后曼麗的別墅。波羅的克位在多布魯查之南，業已鄰近保加利亞國境。目前羅馬尼亞已將這地域讓給保加利亞而成爲保國的領土了。飛機從布加勒斯特起飛，不到兩個鐘頭，已達波羅的克飛機場。這個黑海海岸地域，太陽光異常強烈。大家休憩一下之後，飛機又從機場升起，向伊斯坦布爾一路進發。飛行的航程，是離開保加利亞黑海海岸，大約距岸二三十公里的海面南下。飛機升起波羅的克上空後，馬上飛在黑海的海面上。從機上俯瞰黑海的水，覺得真是名符其實的帶着黑黝黝的顏色，從前聽人說黑海的水是濃青色是不對的。海面上很平靜，只有鱗鱗的微波。右方可以望見保國海港發那，鬚髯即在咫尺之間。飛機的發動機發出輕快的音律，悠然地在海空疾飛，然竟沒有機體簸盪的感覺。經過了相當時間，保國第一要港布加斯，又出現於我們的右方。不久，便踏上土耳其國領空了。左方，可以望見一片平地，好像是土國的陸軍飛機場。因爲土國政府有過通告，禁止飛機逼近博斯普魯斯海峽，凡航行該處之飛機，絕對不許向海峽直衝，所以不得不橫貫土國歐洲領土的上空，一度飛至馬爾馬拉海面，然後折向東北，朝着伊斯坦布爾西南郊外

的機場前進。飛機踏上土耳其歐洲部份三角形的領土後，不到一個鐘頭，已從黑海方面穿到馬爾馬拉海面。轉眼間，業已飛臨伊斯坦布爾飛機場上空，從機上俯視畫在機場上的起落標識，非常清楚。

飛機安然降落機場，爲是日下午一點多鐘。伊斯坦布爾機場的關吏檢查外國旅客是出名的嚴苛的，但這次對我們日本新聞記者，却意外的溫和。從飛機場到伊斯坦布爾市中心區相當遙遠，坐汽車化了二十分鐘之久。伊斯坦布爾原名君士坦丁堡，在土耳其帝國時代，爲土國之繁華首都而大有稱霸世界之勢，一到凱末爾新興土耳其時代出現，伊斯坦布爾首都的命運告終，繁華頓衰。但是繁榮一世紀之久的盛時遺蹟，還是到處可見。惟連絡歐亞兩大陸交通之要衝，及其足制黑海死命的重要據點等大自然所賦與的地位，依然不變。

土耳其規模較大的報紙，都在伊斯坦布爾印刷發行，再送到目前的土國首都安卡拉。外報特派員，大致常駐在這土國的故都，其間也曾往安卡拉逗留一下，但一月之中不過幾天。各國大使館和公使館雖多已遷往安卡拉，但是外國海陸軍武官，還是駐在伊斯坦布爾。這中立國要衝的伊斯坦布爾，在遍地烽烟的目前，已是各國外交官新聞記者的集中地了。現在不論交戰國或中立國方面的外交官，以及專以刺探國際消息爲事的新聞記者，莫不麤集於此，努力幹着自己的工作。不過土耳其政府當局着實有點頭痛，不但對於這班人員頗具戒心，簡直想設法加以取締。筆者抵此以後，很快的從陸軍武官立石大佐那邊，聽到環繞土國的新情勢，可是我還想到安卡拉去和土國外長薩拉吉格爾，武富大使，加藤參事官等會一會，順便向土國首都作一番巡禮。坐火車去須得化費一天工夫，乃決定坐飛機去。於是就在六月十七這天，匆匆趕赴伊斯坦布爾飛機場，一瞧，正有一架雙發動機複葉旅客機，升火待發。據說這些旅客機係購自英國的半新舊機，友人也曾警告我，說是土國的旅客機常常在半途墜

毀，但飛機究比火車便當，在慣於飛行生活的筆者，却也不管這些，便毅然躍上了飛機。

飛機離開伊斯坦布爾機場，立刻飛在馬爾馬拉海的上空。不久，馬爾馬拉海業已橫斷，飛入亞洲大陸了。到達安卡拉以前一段亞洲土耳其的領土，竟是連綿不斷的草木稀少的高地，較阿爾巴尼亞更為荒瘠，從筆者機上俯瞰的印象說來，適與以前從大同飛赴萬里長城而入綏遠時完全一樣。不久，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現在安卡拉山的山脚下。安卡拉山是一座帶着紫色的沒有草木的山。這具有悠久歷史的安卡拉都市，不過十餘萬人口，一眼看去，充滿着張家口那樣的東方的寡園氣。

以土國定期航空路而論，除上述以外，還有一條從伊斯坦布爾到地中海沿岸伊斯密爾的航空路。

三 北歐之旅

一九四〇年九月二十七日，日德義三國同盟條約在柏林簽字時，日本代表是來栖大使。筆者當時亦以新聞記者資格在場參觀。日德義同盟條約簽訂後的第四天，即同月三十日，筆者又自柏林出發，經由斯德哥爾摩而赴赫爾新基。去時是坐火車和輪船的，但歸來的時候，決定乘飛機。

筆者到了芬蘭首都赫爾新基，立刻訪問本國使節，復承芬蘭半官式通訊社記者貝爾格，就當時芬蘭最感痛苦的食糧問題，以及已經割給蘇聯的卡累利亞地方四十萬人之失業對策，告訴我很多悲痛的經過。筆者心裏暗暗下了一個蘇芬戰爭重現不遠的結論，即在十月六日下午二時，又從赫爾新基機場出發，首途赴柏林。芬蘭大陸够得上讚一聲山明水秀之鄉，俯瞰下去宛如一幅幅的名畫。尤其是湖沼多，星羅棋佈的到處皆是，這是芬蘭的特徵。我們的坐機，是瑞典機。疾飛了一點多鐘後，就降落在土爾庫機場休憩。土爾庫原名亞波，位在波斯尼亞灣入口，隔着亞蘭羣島而與瑞典對峙的要害之地。

蘇芬戰爭時，曾被蘇聯飛機轟炸，遺跡宛然猶在。土爾庫海岸附近一帶，點點散佈的島嶼很多。從飛機上下窺，只見駛往瑞典斯德哥爾摩及芬京赫爾新基的輪船，曲曲折折穿着這些大小島嶼前進，好比亂石堆中的游魚，煞是壯觀。飛機從土爾庫出發以來，踏着波斯尼亞灣大小無數的島嶼，向瑞典飛行。一會兒亞爾羣島已在我們的腳下了。俯視亞爾羣島，覺得意外的平坦，島面滿是一堆一堆的叢林。以前瑞典兩國曾爲該島領土主權，引起嚴重的爭執。該島又爲控制波斯尼亞灣的軍事要地。所以蘇聯曾向芬蘭二度強求在該島建築軍事根據地以禦德。

飛機穿過亞爾羣島上空後，很快的進入瑞典領空，在下午四時以前，業已飛抵斯德哥爾摩機場。瑞典京城斯德哥爾摩，是一個三面環水的都市，風景非常優美。筆者於下機後，立即雇了一輛街車，赴瑞典王宮對岸，下榻在一家大旅館，作了一夜的寓公。因爲筆者早在一星期前來過，故在瑞典亦無要事，決乘翌晨七時起飛的瑞典飛機返柏林。筆者一覺醒來，立即起身出旅館，跳上航空公司送客汽車駛往機場時，還祇午前六時半左右。車抵機場忽遇急雨，我走上機場事務所樓上餐室中，在驟雨簌簌聲中，據案進早餐。

「今天飛機不出發！明天大致是出發的，請各位明天來吧！」

瑞典航空公司的事務員向旅客們口頭通告了。我們問他不起飛的理由，事務員的回答是這樣：

「二三天前，倫敦方面忽發暴風雨，把佈置在倫敦市空的六十多個阻隔氣球網颯破了。這些防備空襲的阻隔氣球，多被狂風吹散，目下飄盪在瑞典南端海面二三千公尺上空。阻隔氣球的下面，滿繫着鋼絲，宛如天空的鐵絲網，尤其在這樣惡劣的天氣下飛行，是非常危險的。現在瑞典海軍已經出動，正在設法射落這些氣球，大概到了明天，一定可以出發吧！」

筆者沒有辦法，祇得折回旅館，又滯留了一天。

第二天早晨起，忽然又下起傾盆大雨來，我照例又在機場附設的餐室中邊用朝餐邊等候出發。窗外大雨如注，還是沒有停止的氣象。忽聞飛機決於八點鐘起飛，不覺精神一振。鐘點一到，瑞典機就在大雨中悠然起飛，在雨雲之中飛了半個鐘頭光景，便飛出在雲端上面，這裏瞧不見一絲雨點，只見血樣的朝暾放射着和煦的陽光。高空中與隣近地面之處，竟不同到如此地步，不由我不驚異起來。

從瑞典斯德哥爾摩到柏林，大約是四小時半的航程。飛機在波羅的海的海空間，採相當的高度疾飛，但一到德國本土上空時，立刻把高度降低，離地面不過五百公尺左右了。爲什麼到了德國境內就採取擦及地面似的低飛呢？這恐怕是由於德國當局的指導，瑞典飛機總是滿身塗着橙色的，本可一望而知，但因戰時關係，爲避免誤爲敵機起見，故出此謹慎的措置。筆者於八日正午安抵丁貝爾荷甫機場，恰巧趕到柏林吃中飯。

四 巴爾幹航程

柏林至羅馬間的空路，雖係兩軸心國間的非常可靠的定期航路，可是南阿爾卑斯山脈，在冬期裏往往把靠近地中海的義國方面的氣候，及位於歐陸中部的德國方面氣候，攪得變幻不定。柏林羅馬間的航路，雖係通年不停的長期通航，但從十二月下旬至翌年一二月爲止的冬期裏，常因飛越阿爾卑斯山而感受相當的煩惱。不得不謂這座橫互德義國境線上的大山，爲兩國航空路上的障礙物。

筆者在德波戰爭結束後，曾在布加勒斯特及布達佩斯兩地住了兩月之久。此後又遇到一個訪問巴爾幹諸國的機會，因又欣然利用起布加勒斯特至布達佩斯間的航空路來。這羅馬尼亞首都和匈牙利首

都兩地間，若坐火車旅行須得一晝夜，但利用飛機只需兩小時半。一九四〇年七月中旬，筆者又在一個晴朗天氣的上午，從布加勒斯特出發，坐的是德國魯夫脫·漢柴公司的飛機。當飛機飛越羅馬尼亞大山達琅西里瓦尼亞山脈上空時，會引起我非常爽朗愉快的情緒，至今還恍然如昨。飛機漸漸升起高空飛越高峯時，探首下望，只見白雪的山頂，彷彿一幅柔軟的白綾。達琅西里瓦尼亞山脈一帶，却與其他山岳地帶不同，山民集居的村落到處可見。這一地域，正是鑛產資源富饒之區，不啻羅馬尼亞的寶庫。羅馬尼亞人，德國人，匈牙利人，雜居在此地域之中。現在一部份地方雖已屬於匈牙利，但在上次世界大戰後，這達琅西里瓦尼亞山脈地域，幾全為羅馬尼亞的領土。山勢異常雄偉，是連綿不絕的崇山峻嶺，不愧為防衛蘇聯菌侵的天然障壁。

飛機飛過達琅西里瓦尼亞山而入匈牙利平原了。一飛入匈牙利平原，便把飛行高度驟減為七百公尺左右。天氣也漸漸變換起來，由蒼空如洗的晴朗，變為黑雲四合的陰沉，隨着漸漸逼近布達佩斯，那兒正在下雨。迨飛臨布達佩斯機場附近時，雨勢益急，雷聲交至。機場三面環繞着不甚高峻的丘陵，猶如一把低背的坐椅。一遇雨霧，就不容易隨便着陸。結果由於機師的熟練，總算安然降落，然從機上匆匆躍下的筆者，却已把一小時前眺望達琅西里瓦尼亞高山絕景時的愉快情緒全部消失，甚至自言自語着：「沒有要緊事情，還是不坐飛機的好！」

布達佩斯的飛機場為德義航空路的中繼站。凡經由維也納而至德國各地，經由威尼斯而至羅馬，及經由南斯拉夫首都伯爾格來德而至索非亞等德義航空線，無不以此為其重要中繼站。

是年冬季，德國方面發生了一「飛機冰化」事件，轟動了整個科學界，紛紛研究對策。原因是有一架飛機在冬期零下十度水蒸氣很多的上空飛行，兩面機翼上忽給水蒸氣凝成一層薄薄的冰衣，但冰衣

漸漸的由薄而厚，終於使飛機失去了浮力而墜落地面。研究結果好像獲得不少方法，例如翼上塗油及貼上一層橡皮之類。冬期裏的旅客機，竟遭逢這樣意外的煩惱，可見歐洲方面的飛行季節，似乎還只限於六七八月的夏期。

五 歐美兩洲的交通站

戰時德國的定期航空路中最具重大意義的，恐係柏林到瑪德里再由瑪德里到里斯本的一條路線吧。無論是在冬季，只要天氣好，一天就可以到達。說起葡萄牙首都里斯本來，委實是一個不可思議的奇境。譬如除了上述德國定期航空機不時起落於里斯本機場外，他如英義兩國不定期的旅客連絡機，也在駢肩起降，而且只要一到里斯本，倫敦的各種日報都可以很快的看到。現下各交戰國都有外交機關常駐在里斯本，各藉文明利器的飛機，與本國取得連絡。到里斯本要探索敵國的情勢，在某種程度內亦屬不難。駐在里斯本的空軍武官，必須爲自己方面旅客連絡機的起降飛行，祕密而迅速地與各方接洽，竭盡照拂。這一件工作，也是他們重要任務之一。就是飛往倫敦赴任的中立國外交官，也非獲得駐在里斯本的英國空軍武官幫忙不可。因爲坐船到英國去，海面上太危險了，故多改乘飛機，因而英國空軍武官的工作相當忙碌。又如坐了義國飛機作里斯本、瑪德里、巴塞羅那、羅馬間的飛行時，也不得不獲得義大利空軍武官的諒解。事實上英義等國開闢這條航空線的目的，都懷着一種戰爭上的任務，並非是公開的營業。只有德國的魯夫脫·漢柴公司算是公開營業性質。因此漢柴公司的飛機，擁擠不堪。一般人要從柏林飛往里斯本去，非得奔走月餘，始能獲得座位。

說到聯絡美洲大陸與歐洲大陸之交通路，在戰前除美國大西洋飛剪機之外，恐怕只有每週一次定

期航行於紐約里斯本間的美國海外交通線而已。所以，凡經由美國赴歐的旅客，都是在里斯本登陸而散向歐洲各地。反之，想從歐洲大陸渡美，在德蘇戰前，除經由西伯利亞，從中國日本橫渡太平洋外，便是從里斯本循美國海外交通線赴美。因此前述柏林——瑪德里——里斯本的航空線，實爲歐洲方面最重要的航空線。

中亞細亞祕境橫斷記

古意譯

本年四月間，日本駐伊朗公使市河彥太郎氏撤退返國。氏等一行自伊京德黑蘭啓程，渡裏海，在蘇境克拉斯諾服斯克登陸，改乘外裏海鐵道列車，經過中亞細亞之撒馬爾罕，塔什干，改乘土西鐵道列車，經由阿爾馬阿塔，轉西伯利亞鐵道，於五月九日抵滿洲里。

蘇聯中亞細亞一帶，有祕境之稱。市河氏爲外交官，亦爲詩人，以詩人之筆，寫中亞細亞祕境見聞，娓娓道來，益令人神往不止。茲將市河氏所記，節譯如次：

譯者

可戀的熱情

自此次歐戰爆發以來，一般預測戰火從近東延及中亞之日業已匪遙。去年秋，伊朗日僑四十人乘日枝丸返國後，留居伊朗的，只有余及公使館館員約十人，我們因爲是外交官，在國際法上自有相當的保障，故亦並不驚惶，靜觀國際局勢的推移。但該到來的事終於到來了。四月二十三日，便是我決定率同公使館全部館員撤離伊朗之日。這一天早晨，我們一行十人和許多行李，分乘六輛汽車自伊朗首都德黑蘭出發，向伊朗北境裏海的派哈賴比港前進了。我們臨行的時候，公使館裏二十多個使用人，都依依不捨，熱淚滿眶，連剛毅的我，竟亦被他們賺去了幾滴清淚。還有公使館的庭園中，環繞五個小池，五色繽紛的連翹花和繡毬花，厄爾布爾士山有名的白雪，伊朗外交部派來伴送我們的人員那摩

親切，這都是使我難以遺忘的事。當我們路過德黑蘭西北的勒什特時，便在那兒度宿一宵。這勒什特的市街，眼前雖在蘇聯軍隊占領下，但伊朗人開的旅館忽然裝飾着許多美麗的菊花，小小的花朵發出陣陣幽香，不由的使我們感謝主人歡迎我們的好意。這不是伊朗民衆對於日本人的熱情的湧現嗎？特別是我們的汽車駛行勒什特的街上時，我們的汽車竟埋在黑壓的人羣之中，阻礙了前進的路線。警察署的署長帶了不少警員在驅散民衆，可是給趕走的市民仍站在街頭壁角，眺望着我們。這亞洲人的熱情，多麼可戀啊！

對我們懷着親愛的熱情的，倒不僅是伊朗的民衆。在勒什特及派哈賴比時，那兒的蘇聯領事，都會光臨我們的寓所，傾吐歡迎的好意。

又如出發以前，我往伊朗的外交部，訪問伊朗首相兼外長資海里氏告別，並商談返國的路徑時，蒙伊朗首相操着純熟的俄語，電話蘇聯駐伊大使斯密爾諾夫，斯氏的回答又那麼值得感動。他說日本公使經過蘇聯國境，已作給與特別方便之準備。他又說如公使願意，可使用蘇聯專機送。然因人數太多，搭乘飛機殊有不便，乃與伊朗首相當場約定，決備就專船一艘，屆時從裏海海岸的巴庫地方送我們渡海至蘇境的中亞細亞地界。那一天我們便乘了那艘專船渡過裏海，到了巴庫對岸的克拉斯諾服斯克地方。

裏海之春

裏海的海面，泛着蒼綠的水色，岸邊青青的草叢間，綴着一朵朵紅色或黃色的野花，幾隻白羽的野鶴，悠然飛翔在海空。這幅愉快而絢爛的春之海景，令人依稀想到夏目漱石小說「草枕」裏所描寫

的春曉。

我們的專船駛抵克拉斯諾服斯克的時候，已換了一片春夜的景色了。鎌刀般的殘月，高懸在山頂之上。港裏的水波，給月光反射，閃閃作白鱗狀。沿岸高低不一的山嶺，倒映在水波間，給我們的船首的浪花撞個粉碎。

克拉斯諾服斯克的火車站站長，早爲我們預備着一輛特別臥車，車窗上白的窗簾，臥室裏的白的被單，那麼清潔而相映成趣。一個專任管車員和一個女侍役，穿着畢挺的制服，堆着笑在恭候我們的來臨。

我們坐上專車之後，不久車蠕蠕而動，開始進駛了。可驚的是，這個站長竟未卜先知，料到我們攜有許多行李，早在專車的後面排上一輛簇新的貨車。又特派一個青年職員，乘在貨車裏，給我們看守行李。

這個看管我們行李的特派員，隨身帶着一頭山羊，山羊咩咩的叫聲，不斷送到我們的專車來。爲什麼帶着一頭山羊呢？原來這頭山羊，便是這個特派員十餘天火車旅途中伙食之一部份。並不是把這頭山羊煮食來充飢，到了肚子餓的時候，他便拿出直徑一尺左右的黑色麵包來，再在山羊身上擠出一杯羊乳，和着羊乳一起吃。這多麼顯着中亞細亞牧歌的色彩。

波斯詩人所愛戀的

說起中亞細亞的撒馬爾罕，真是一個世界的勝地。聽說從前有一個波斯詩人薩台，他爲了撒馬爾罕這麼美麗，伊斯法哈恩（波斯舊都）又那麼美麗，一時決不定住在那兒好，會使這位詩人陷入莫知

取捨之歧途，這撒馬爾罕的景色多麼充滿着詩意，也就可想而知了。所以不用身歷其境，就是作一次旅行撒馬爾罕的幻想，也覺得中亞細亞的旅行，是多麼醉人心胸啊！我從前作客英倫時，曾觀賞過一齣英國天才劇作家富列資卡的傑作，這齣戲劇裏，把撒馬爾罕的東方的美麗，表現無餘。我看了這齣戲之後，這撒馬爾罕的名字，便永遠留在我的腦海裏，不能磨滅了。何況我們豫想到藉這次旅行，更可以觀賞土西鐵路終點的聞名的塔什干城，和大名鼎鼎的托洛斯基在被驅逐到國外以前流浪過的，新疆附近的阿爾馬阿塔城，益加誘發我們的好奇心和興趣。可是，第二天不時映入車窗，觸及我們視線的，還是和伊朗一樣的黃的沙漠，和隨風搖曳鮮紅的野生的罌粟花。

當我們的火車駛經蘇維埃聯邦之一的土庫曼共和國時，我們看到許多戴着黑毛大帽的土庫曼男人，和穿着紅色衣服的女人們，有宛如日本人那樣黃色的面孔。每一個車站附近，都是茂密的阿刺伯橡樹，草地裏土庫曼孩子們在腋下挾了幾本學校教科書，一副活潑可愛的姿態。

我們在車停的時候，從車窗中向土庫曼人購買價廉物美的雞蛋、紅蘿蔔、青葱、預備和那清香的黑色麵包一塊吃。

火車駛過阿斯卡巴德車站，漸漸駛向撒馬爾罕，青翠的麥田，也逐漸多起來了。綿羊或山羊的羊羣，和伊朗邊境山嶺上的殘雪，映成一片白的景色。用硬泥造成的屋宇，裝着疏稀短小的簷溜管子，似乎雨水很少。農民們驅着駱駝在田間耕作。

平野裏幾點蒙古包

我睡在火車的臥鋪上，因為顛簸和隆隆車輪聲的緣故，一時不易熟睡。心裏想着蘇聯的文明，已

滲入了中央亞細亞了。薰沐蘇聯文明的阿斯卡巴德，是一個樹木很多的地帶，工廠式的近代建築物，已散見於泥築的小民房之間，隨着車行的前進，益見增多起來。而且蒼翠的平野間，還有幾個蒙古包，點染着蒙古的色彩。想到這裏，火車已駛抵某車站了。我打開車窗一望，忽見夜空的遠處，發現點了紅色和綠色的燈光。不久，隨着車輪的飛奔，燈火的光，漸漸擴大而明亮起來，才知是蘇聯的飛機場。

我們專車的鐵輪不斷的飛奔，終於奔出了夜神的領域。朝靄籠罩了一望無際的草原。不知名的紫色的花，搖曳在朝風吹拂着的綠草叢中，彷彿一匹美麗的錦綾，向我們的車後展開下去。

不一會，水流和樹木漸見增多起來。火車駛進蘇聯又一邦的烏茲伯克共和國了。東方型的扁平的面型，和我們差不多膚色的男女也很多。他們的衣服，多是白色的，婦女的衣衫上，做着紅色刺綉，頗爲美觀。有幾個圍着淡綠色的圍巾到車站來向旅客兜售牛乳，大致此處是使用耕牛耕作的吧。烏茲伯克國水田很多，畜牧也不壞。車行過去，常見羊毛或棉花堆積如山，是夜，車抵撒馬爾罕。

這撒馬爾罕的車站，有一種特異的景色。只見站內堆置行李的地方，幾個女兵背着上了刺刀的步鎗，往來蹣跚，似在吞管旅客的行李。

可是撒馬爾罕業已面目全非，彷彿一帶沉寂的鄉村市街。車站的餐室中，食客寥寥，但車行過處，既有利於灌溉的河流，復多蔥鬱繁茂的森林。巨大的白楊，矗立在桑園中，如鶴立雞羣。枝葉扶疎，隨風飄蕩。貓柳的枝椏間，亦已萌茁淺綠色的嫩芽。這樣的風景，暗示着這附近一帶，將來仍不失爲農業的中心地。假使看了烏茲伯克人穿着的大袖棉袍，和繫在腰間的像包裹那樣的布帶，便會直覺的認他們爲東方的人種。

天山月色

車行不久，可以望見天山山脈，隱約蜿蜒在遙遠的南方。初看時，像一帶紫灰色波浪，接着西方的落日漸漸沒入地平線，一輪圓月，湧出天際，在月光下，那天天山脈，遠遠的伸入新疆。車行殊速，已可望見天山山頂的積雪了。我眺望着銀白色的月光，浴照在積雪上的一幅美景時，便恍惚見到素粧淡抹的美人兒，更覺動人。這幅充滿詩意的景色，不禁惹起我種種的空想，此起彼伏，不能自己。陡然想起中國詩聖李太白對於西域，詠過不少動人的詩句，可惜都是描寫風砂寒冷的荒涼。但是越過新疆北境而呈現於我們眼前的中亞細亞，竟是一片豐饒美麗的沃野。

這裏也有巨大的河流，河流中有清澈的水。展開於大河旁的是白樺的森林地帶和芬芳撲鼻的蘋果樹園。我們的專車，通過這些地區，向着塔什干的大平原方面疾馳。到了中亞細亞中心地的塔什干之後，最令我欣喜而驚異的是，往來於車站附近的人們，手裏多拿着一束美麗的鮮花。而其中有鮮豔奪目的紫藤花和紫丁香花。他們悠閒的姿態，真够撩起旅人的鄉想。

啊！悠長的冬季，終於離開蘇聯，眼前已是陽春的領域了。綜計蘇聯革命以來，我路過蘇土，已有五次。我覺得蘇聯一面雖走着種種失敗和誤算的途徑，但一面還是步步前進的。眼前的蘇聯，和我五年前自芬蘭返國過蘇時所見民衆憂鬱的嘴臉相較，業已不同，似乎對於本國的將來和運命，已漸恢復相當的自信，他們的態度，是那麼安定了。

眼前的蘇聯，雖在戰爭的時期中，但民衆的笑顏相向却較過去任何時期爲多。我們車行過去，從種種的景象觀察，蘇聯的輕工業生產，一定非常富足。

車抵塔什干這一天，適爲天長佳節。在中亞細亞遠望着天山山脈，一面慶祝天長節，此情此景，恐將成爲我們畢生難忘的珍貴的回憶吧。

「麵包之都」塔什干

名字完全記不起了，記得在一個蘇聯作家寫的小說中，有一篇叫「塔什干麵包之都」的小說。小說的題材，是描寫一個貧苦青年爲了革命後食糧發生恐慌，乃從已瀕飢饉的中亞細亞一貧村，到塔什干來覓求麵包的苦心。現在整個世界不論何處都鬧着食糧恐慌，但彷彿只有這七十萬人口的都市塔什干，還仍然擁有許多麵包。此次我們在塔什干買到許多價廉物美的麵包，肉，和蔬菜之類。我對於這麵包都市塔什干開始注意，還是從十二三年前在美國芝加哥看蘇聯的宣傳電影，知道那時剛築成土西鐵路的故事時候起的。當時我們看了這張影片，曾經用了譏笑和侮辱的口吻，奚落蘇聯過。我們笑着說：「啊！不得了！蘇聯居然也有鐵道了。蘇聯的國民，不知怎樣的高興！」

聽說這條土耳其斯坦到西伯利亞橫貫中亞細亞的土西鐵路，興築的原因，在於蘇聯的小麥和土耳其斯坦地方的棉花得以互相交換，以有易無。這鐵路在蘇聯經濟上的價值，當然重大。而且這條鐵路的重點塔什干，又是從蘇聯到阿富汗首都喀布爾的航空根據地，因此也是蘇聯到印度的入口。近來更由塔什干，保持着蘇聯經由新疆入中國本部的聯繫。我們想到這裏，不由的想到這塔什干，在政治上，亦具有重大意義。不僅此也，塔什干到莫斯科，尚有直通之特別快車。又可通過西伯利亞中心地域之新西伯利亞或撒馬爾罕及克拉斯那服克，經裏海而至巴庫，或更越高加索而和黑海沿岸各重要地區取得連絡。再從黑海方面通過聶伯河而連絡歐洲中心區域。

提高民族文化

業已喪失烏克蘭的蘇聯，對於堪和烏克蘭匹敵之沃野中亞細亞，更將積極建設和重視，可想而知。我想不久的將來，中亞細亞必將成爲裏海的生產分配中心地之一。

我們專車所過，只見沿線到處有不少各種近代建築物，暗示着工業，亦在不斷振興中。尤其蘇聯對於土耳其斯坦人及烏茲伯克人等弱小民族的文化，力圖提高。看見經過車站附近的孩子們，手裏都拿着墨水瓶，腋下挾着教科書或字典之類的情形，便可窺知一斑。實際上這些孩子，已和頭戴奇特的羊毛製的帽子，身穿寬腰大袖的棉袍，在車站近處徘徊的他們父親不同，這些亞洲青年的臉上，透露着多麼明朗的知性啊……。眼前的中亞細亞，確在不斷的覺醒，前進。

我們的專車駛抵中亞細亞和新疆交通最密切的阿爾馬阿塔城，是四月三十日的晚上。剛巧是勞動節的前夜。火車站的壁間，已高懸着列寧，史太林，莫洛托夫等蘇聯要人們的肖像，赤色旗幟，到處翻飛。人人穿了勞動節的禮服，態度頗爲興奮，有幾個似已喝的酩酊大醉，紅底白字的標語滿貼各處。可惜第二天的勞動節天不做美，竟是整天下雨。我們的專車在這站頭少停，預備翌晨開駛。待我們一覺醒來時，天已大明，春雨絲絲下個不住。像往年那樣街頭示威遊行等，都不成了了。

我們趁着車停的機會，到阿爾馬阿塔的市街上，作了一次巡禮，真是一個幽雅美好的都市。青色的天山高峯，像屏障一般矗立在南方。到處綠草如茵，襯托着棕褐色古雅的建築物。白樺的街樹，整齊地延續到望不見的遠處。白樺的嫩綠的葉，和淡紅色的花，給柔和的春雨拂拭，益顯得嬌豔動人。我觀賞着這樣美麗的街景，不知不覺出聲而呼：「啊！這不是世界樂園的瑞士嗎！」我的一個旅伴，微

笑地說：「托洛斯基被流放在這樣的地方，倒可以靜靜地研究他的學問吧！」

貝加爾湖猶未解凍

我們的專車離阿爾馬阿塔繼續進駛。抵達哈薩克共和國的塞米巴拉丁斯克時，已日薄崦嵫，氣溫漸低，頗感涼意。塞米巴拉丁斯克有幾處很大的肉製品工廠。黑煙從煙囪裏上升，似乎在告訴我們工廠裏還是工作緊張的時候。蘇聯戰時的增強生產力，於此可見。不禁浮起蘇聯的政治力和經濟力深入中亞細亞的印象來。

我們一行在這悠長的旅程中，見過土耳其斯坦人，烏茲伯克人，吉爾吉斯人，和俄羅斯人。這許多人種中，除了俄羅斯人種之外，其餘的人種類似我們之處很多。有一天我們的旅伴，看了一個烏茲伯克人，以為是日僑，竟至喃喃說道：「呀！這裏也有日本人！」中亞細亞的標準語是俄語，但到車站來叫賣物品的呼聲，我們都全不懂得。恐係地方的土語吧！

我們從四月廿三日離伊朗首都德黑蘭，歷十一天，至五月三日的傍晚時候，抵達土西鐵道的起點新西伯利亞站。到站時適降微雪，點點雪花，雜雨絲旋轉而下。我們從充滿夏色的德黑蘭啓程，經過春光和煦的中亞細亞，踏入這西伯利亞的境界，忽一變而為寒冬的氣象了。

自第二天五月四日起，我們的專車，便轉入西伯利亞鐵道，每天衝着風雪向東前進。貝加爾湖尚未完全解凍，敲冰捉魚的人影，在堅冰上點點可見。

五月九日上午，終於安抵春色漸濃的滿洲里了。我們自德黑蘭到滿洲里的旅程，足長八千公里，這樣的遙遠的途程，思之不覺咋舌。中亞細亞的美好的印象，還始終深印在我的腦海，不禁惹起微

的旅戀。

最近日本國內，對於連絡亞歐的鐵路建設計劃，研究不遺餘力，在回復和平之日，不難實現縱貫中國越天山而出中亞與歐洲連絡的鐵道。與敷設鐵道並行的航空路，一定也在研究中吧。

中亞細亞，並非如我們想像那樣的未開化的沙漠地帶，在那天山山脈的背後，正有着千里青葱的沃野，及類似我們的民族。

西班牙風光

徐導之

此次世界大戰爆發時，筆者剛在柏林。到了一九四一年二月間，忽然奉到本國的命令，叫我馬上返國，因為事情太突兀了，使我對於歸國的路途，頗費躊躇。因為當時的歐洲大陸，早已佈滿了戰線，火藥氣味，到處瀰漫着。仔細打探之下，只有兩條路：一條是經由西伯利亞坐火車返國，一條是經由瑞士，法國而到中立國的西班牙，再由西班牙循海路回國。可是當時要打一張經過西伯利亞的護照，是非常麻煩的，差不多總得幾個月工夫。改採第二條途徑，從柏林坐火車到西班牙，也得各國的通行證，不但麻煩而就攔日子，而且路上也很危險。但我決定乘飛機到西班牙，循海路返國。

當我向德國魯菲脫·漢柴航空公司探詢的時候，承公司好意，給我留出一個同月十七日的坐位。但是因為所餘的日子只有三天，試想在這短短的三天中，怎麼能夠好好的作歸國的種種準備，於是就倉猝地佈置了行裝，匆匆從柏林出發。

那一天的早晨九點鐘，我由柏林起飛，越過瑞士領空，到了法國，更從法國一口氣飛越地中海，抵達目的地——西班牙的巴塞羅那，正是同日的傍晚六點鐘。

西班牙的巴塞羅那，是有名的大商港。自歐戰爆發以來，在柏林過了一年半燈火管制下及空襲危險下的不自由生活的我，現在忽然飛到中立國的西班牙來，真好像做夢一般了。當天晚上，毫不覺得征途勞頓，給炫耀的夜市燈光誘引着，我的心盪漾而欣悅，再也耐不住坐在旅館裏了。

我面對着霓虹燈射着紅藍色光芒的，一排排的大商店，和馬路上熙來攘往的行人，不覺懷着一顆天真的童心似的，毫無目的地，在街上東走西闖的亂走起來，鬍鬚晝夜潛伏在暗洞裏的鼯鼠，跳進了光明的世界……

這一個中立國而至今還瀰漫着和平氣象的西班牙，給與我的第一個印象，不得不說是非常良好。但是經過了一二天，給從前內亂造成的姿態，漸漸送入我的眼簾來。在街市上雖然走着的行人，大都衣衫不整，我起初以為這些是乞食者，但是真正的乞者羣，却又別有風光。乞兒們多是偃臥在路旁或屋簷下，也有混在行人羣中偃蹇地走着。我在街上走的時候，有時會碰到衣衫襤褸的孩子，跟住了我求乞。有時也可以看到赤腳的路人。西班牙素有「美人窩」之稱，可是她們的姿態，也出乎意外的貧寒。只有穿着耀眼服裝的軍人，黨員，警官們，特別刺目。路旁街角，常可瞧到監視兵之類，露着警戒的目光。又如矗立在市街上的建築物，外面看來很是堂皇，可是內部已在漸漸崩壞的也有。還有從前給破壞的房屋，依然不加修葺的也很多，這更使我喫驚了。我走到雜亂無章搖搖欲墮的大市招下，或靠近彎曲的街燈柱下，往往不出的担心起來。一切都是內亂時的遺骸。

舊式而污穢的電車，慢條斯理的駛過街心，可是不論那一輛電車，都是擁的滿坑滿谷。電車的外側，常攀立着乘客，好像一羣羣的黑蠅，叮住在車廂外。看上去好像是免費乘車，亦未可知。電車似乎市民唯一的交通工具，此外，車馬是很少的。時常可以瞧到很漂亮的汽車，可是車上總有外國的標誌，大抵是外國人的車子吧。有時候也有「船型」的舊出租汽車，在街上疾馳。商店街的商店，真可說是五花八門，參差不齊。高級的商店，自然也有，可是好像空屋似的窮乏的商店也很多，店堂裏已經空空如也，但還是堂皇地在應市。在廉價的飲食店前，常有很多的民衆麇集着。

烟紙店的面前，始終是軋滿了人，我上前去仔細一看，只見許多人手裏捏着二支或三支香煙，從店裏出來，似乎香煙店採用拆包零售的制度。我跑到鞋店中去買了一雙皮鞋，給附徵了一大筆購買稅，而且找頭裏，還夾雜着郵票。

會在我心目中尊爲歐洲和平仙境的西班牙的印象，漸漸地不良起來，甚至覺得有點兒淒涼了。可怕的內亂呀！給內亂蹂躪的疲憊不堪的西班牙，縱然直接逃避了歐洲的戰火，然而給與國民生活的影響，不論在經濟面或社會面，還那末深刻地反映着。

我在巴塞羅那預備住二三天就走，後來不知不覺，竟住了八天。

我因爲心中有所感觸，遂將預約的飛機座位回掉，改坐火車，經薩拉哥薩而赴西班牙的首都瑪德里。列車的數額也少，我在幾天前就向車站申請，好容易獲得一張頭等車票。說起西班牙的頭等火車來，簡直不成話。車內很不清潔，灰塵占滿着每一個角落，車窗的玻璃滿是煤灰，一室內排着六個人的坐位。好像火車頭也因爲營養不良而拖曳不動，走的很慢。在路上，出了好幾次事故。車上管理員的服裝，說來實在有點兒淒慘。我走進了所謂餐車，一看食器，差不多是破損的。我就拿起發了鏽的刀叉，喫那莫名其妙的菜。我對着餐桌上的麵包，不由的吃了一驚，如果名之爲麵包，那恐怕太小了吧。我拿起來一咬，竟撲索撲索的落下來了，真是一種異樣的東西，幾乎沒嚐過這樣乏味的食物，好像是用苞米粉做成的。德國的麵包，總是吃不上口，可是這裏的麵包，尤其差的遠。接着侍者拿來了一杯混濁的開水。

車窗外展開的風景可說全是「殺風景」：髣髴寸草不生的丘陵地帶，岩石很多的野原，沒有色彩

的村落，業已荒廢的耕地，或者呈着赭土色的廢墟等等，幾乎瞧不到一點綠的色彩。實在是一段淒極無聊的旅程。

當時坐在我前面的旅客，好像是西班牙音樂師，他的旁邊，坐着一個青年女子，鬍鬚是他的助手。他們倆一壁眺望着窗外，一壁輕輕地哼着西班牙歌，微微帶着哀音的曲調，不絕地送進我的耳膜來。他們倆的歌聲，簡直是慰藉我旅情的恩物，歌曲的音律，還深深地留在我腦中。那對素昧平生的男女的歌聲，至今還盤旋在我的耳際，不時喚起我對西班牙的回憶來。

西班牙的首都瑪德里，的確充滿着瑰麗的都市美。堂皇的大廈街，寬廣的馬路，兩旁植着整齊的街樹，洋溢著靜穆而柔和的氣氛，似乎一切東西，都勻和着多彩的色調而表顯出西班牙的傳統來。我來到瑪德里之後，不知不覺兩三天又像夢一樣逝去，覺得足以慰藉我旅情的委實太多了，大街上找不到一個日本人，但我却不感覺一絲寂寥。

話又得說回來，大街上固然洋溢著都市美，可是走到偏僻的小街，還可以感到西班牙瘡痍的氣息，和巴塞羅那的光景，也沒有多大不同。乞者的多，應該盛年有爲的壯年或青年失業者，羣集在街頭。瑪德里街上，外國人也很多，其中尤以德、義、英、美各國外僑，肩摩踵接的在街上行走，爲最觸目。市內第一流的大旅館大飯店，以及所謂「歡樂街」，幾乎都是這些外僑的集合場。

我在瑪德里本來打算住二三天就走，後來爲了見識見識這中立國首都的面目起見，向商店街，娛樂場，官衙街等處，作了一個普遍的巡禮，因而不知不覺的逗留了兩星期左右。但巡遊的結果，也有不少內亂時給破壞的建築物尚未修復，以及民衆的生活，間亦有鬍鬚巴塞羅那等處所見者。

西班牙的內亂達三年之久，宜乎不容易恢復它所消耗的精力。就是在弗朗哥政府下，極力從事再建工作，可是總還不能夠向民衆生活中找出往時的面影。

歐洲大陸各國的物資缺乏狀況，差不多都一樣，惟有到西班牙一看，覺得更其深刻。但也有一個特別的原因，就是當時的西班牙，適因小麥等類的農產物歉收，徵之車行途中所見的田野風景，益屬可信。所以就是上述那樣的不能上口的麪包，也不容輸到民衆普遍享用。據說全市高級飲食店的麪包，都低劣的難以下咽。總之，缺乏的物資中，以食物不足爲尤甚，幾有使國民枵腹之概。

西班牙的主要產業，是農牧業，他如磷，鐵，水銀，橄欖油等重要物資，也有相當產量。可是最重要的煤，却因歐戰的關係而不獲補給，頗爲恐慌。

說起市上的建築物來，很多還是內亂時的狀態。爲了復興市面起見，自然不妨將這些破舊的建築物，加以改築一下，當然也是復興的一助。然而談到改築，還得改築所必需的資材。際此烽火處處，不用說西班牙自己沒有這麼多餘的資力，就是有，也無法從別國運入這些資材吧。西國的對外貿易，亦因戰爭而蒙受很大的打擊。

瑪德里第一流的商店街上，誠然還是鱗次櫛比的大商店和連綿不斷的巨廈。櫥窗裏，依然可以瞧到許許多多的高貴商品，但仔細觀察，這些華貴的東西，不是西班牙民衆所能享受的。恐怕它們的大部份顧客，還是那些雍容華貴的外國主顧。商店的招牌或商品的票籤上，除了西文以外，更一律地寫上英文，法文或德文。

西國的國民教育，大概也是內亂的關係吧，很不普及，受過教育的只有全人口的百分之四十左右。家庭狀況稍爲殷實的，至多也不過把子女送到天主教教會學校裏去讀書。普通人家，連送到小學堂

裏去，也有點力不從心。何況中學，大學的高等教育，竟夢想不到。所以眼前西班牙教育，出乎意外的低下，例如該國最高學府的瑪德里大學，自內亂時被破壞以來，至今還沒有修復，這一點就可以證明西國教育的如何淒涼了。

目下西國政府，對於改進上述國內狀態，正竭盡一切努力中。就它的經濟政策言之，似傾全力於獲得外貨，因為重要食糧，以及國民生活必需品與復興資材的不足，為促使國民生活混亂的最大癥結，所以，政府的重要目標，便是物資的獲得與增產。想以國內的水銀，磷礦石，鋼鐵，橄欖油，以及其他產品輸出國外，設法獲得所需要的外資。可是在目下歐戰正酣的時候，要想和歐洲各國貿易，實非容易。這從西班牙方面說來，誠然是很苦痛的遭遇。

觀了上述西國的實情，不禁使千里遊子的我，發生強烈的同情。他們的風紀和人情給我的印象，非常良好。他們物資縱然貧乏，但精神上却仍不失可貴的傳統。單身的我在西國東奔西走，逗留了許久，竟絕不感覺絲毫的危險。據說他們雖然貧困，犯罪行為却非常少。聽說政府對於罪犯的刑罰，相當嚴峻，但據我觀察他們窮困而不輕易犯罪，實在是深受宗教感化的國民性的原故。

最後還得附帶一句西班牙人是可愛的，他們實在是拉丁系的引人好感的善良民族。在那樣困窮的狀態下，他們還是那麼親切，正直。他們崇奉宗教的心，非常熱烈，他們沒有輕蔑其他民族的氣質，更無令人起傲慢不可嚮邇之感。我在這裏懇切祈禱，希望他們國內的政治經濟以及社會的一切，早日結成燦爛的美果，使他們國民生活，獲得合理的更生。

巴黎見聞錄

吉人

這裏想介紹一些戰後法國的近況，雖在時間上不能說是最近的，但總安得烈·馬洛阿的「法國的悲劇」之後，我們還沒有看到過比這更新鮮的法國戰後情況的報道。原著者日人關口俊吾與三輪啓三兩氏最近由歐返國，在今年三月間出版了一冊「新法國西物語」，是記述他們在法國時的見聞的，當然是較近也較真的事實。但本文並非全譯，祇擇精彩部分，介紹如后：

公式化的明信片

法國自經對德媾和後，國內一時雖呈混亂狀態，但旋即歸於平靜。當筆者從南法大西洋海岸避暑地支耶黎支，回到巴黎時，已見恢復常態。只是巴黎全市到處多了一批穿草綠色的德國士兵。大一些的建築物都由德國的士官佔領了，街頭咖啡店，也滿坑滿谷的都是德國的士兵，不過德軍紀律極佳，軍民相處，絕少紛擾與不安。

在最初法境非佔領區和佔領區嚴格劃分之際，兩地間的民間交通，是完全斷絕的。甚至書信亦不能相通。就是維希政府，在需要送遠信件至佔領區之前，亦必須先行取得德軍司令部的許可。一般人，往往父子兄弟分往兩區，而竟無法通信。後來維希政府向德方折衝結果，發行了一種專供其治下人民對外通信的明信片。這種明信片上印有十種光景的文字，內容無非是報告身體健康，請勿懸念之類，

寄信的人，不必自己動筆，只要將現成印好的字句，視各人情形，略加增刪即可。

當法政府退出巴黎，遷至巴爾都之前，曾在都爾城駐留過。這是一個平時有二十萬人口的都市，市容相當熱鬧，當時德軍乘勝進擊，以爲在這裏不致遭何抵抗，但却因此吃了很大的虧，都爾市在市長和天主教大僧正的激勵下，使法軍作了一次最後的猛烈抵抗。然而這向來繁盛的都爾市街，也因此遭遇了極大的損失。

巴爾扎克故鄉巡禮

筆者戰後到此觀光時，祇見市街悉成廢墟，到處是一片斷垣殘壁。筆者因爲知道法國文豪巴爾扎克的誕生地，就在這裏的國民大街上，所以頗想順道一訪。那知向警察探詢之下，警官告訴我們說：

「非常抱歉，現在已經沒有國民大街了。」

「沒有了？」

「是的。給轟炸得一塌糊塗了。」

果然不錯，這條國民大街不禁使人想起東京大地震時的慘況來。所有的房屋，竟連痕跡也找不出一點了，所剩留下來的，祇有南部圖書館的四面殘壁而已。

在一片瓦礫場中，獨有聖麥利亞寺尚巍然獨立。法國農民的宗教信仰極深，戰時都恐懼德國空軍將炸及教堂，然而事實並不然。這也是德軍獲得民心的一種手段。

我們早晨離開都爾後，來到以文藝復興時代建築美著稱的休諾河古堡觀光。古堡的位置在羅爾河

麥流的萊茵河上，爲十六世紀法國國王法朗沙一世狩獵時的離宮所在。法朗沙王曾與西班牙王加爾洛斯一世因宗教問題發生過重大爭執，前者是一個宗教改革運動者。

我們在赴古堡途中，將近河邊，忽見一根木柱般的東西橫阻其間，心頗奇之，跨近河邊一看，原來橋樑已早炸壞，備有木樁露出河面。幸而到休諾莎堡去，即使不經過這條橋，也可繞道河邊到達的。古堡裏面，依舊蕩漾着文藝復興時代的情調，對於過去和今日法國所遭遇的不幸，若無所知地，城堡的白牆和朝日相映，靜靜的兀立在夏日的晨曦之下。

我們背着照相機，正在古堡附近巡禮時，忽遇巡邏而來的德國兵士，受了一頓訓斥，及至他們曉得我們是日本人，才放我們過去。

在法朗沙一世居住過的另一個古堡叫做昂波斯古堡的附近，我們也看見有一座鐵橋橫在河中，據說這是法國軍隊在戰時爲防止德軍進攻而轟壞了的。傳說當時困守此堡的法軍，曾對怒濤般湧來的德軍，抵抗了三天。

在對岸遙望全堡時，似乎看不見有一些破壞的痕跡，然而堡內的情形却令人觸目驚心。所有能稱作窗的窗，都給槍彈砲彈破壞殆盡。市況的淒慘，幾使人有不能憶起過去曾有過的繁華之感。

脚夫世界馬車世界

在我們初返巴黎時，出租汽車早已沒有了，但車站上的脚夫却不少，他們都是戰時的失業者，臨時做搬運夫度日。因爲沒有出租汽車，搬運夫就帶了行李隨同旅客趁地下火車直送到目的地。搬運夫中間，女人也有，未成年的孩子也有，都應集車站上等候客人。

今日的巴黎，已和過去大不相同。祇是市街的外觀，還和過去一樣的靜寂，好像沒有甚麼變化，但顯然缺少了活氣。第一，出租汽車是早已沒有了。過去像糖塊上層集着螞蟻一般的汽車，現在都不知了去向。公共汽車也沒有。唯一的交通工具，是地下鐵道。過去只見於布洛泉森林的老式的公共馬車，現在也在巴黎的街路上出現了。在香善麗善大街，康哥爾特廣場等地方，這種馬車的出現，使人宛似看到了十八世紀的風景圖畫。其間唯有德軍的軍用汽車，疾馳而過。人行道上，熱鬧景象也不如往昔了。

向來充滿着塵世的繁華與快樂，富貴與罪惡的巴黎都市，現在已經失去了她原來的靈魂，氣象蕭條，使人感傷不已。獨有那厄飛爾鐵塔，在賽恩河的對岸，依舊割破長空聳立着。然而就在這高塔上面，也已高高飄揚着卍字旗了。

在賽恩河上，照樣有人悠然地在釣魚，臉色沉默，若有所思。其實這輩人的生活狀態，確實也不能訂破沉默呢。

釣魚與讀書

戰後有許多商店工廠都關了門，一時失業的人數相當多。不過法國人平常外表上雖顯得華奢，其實倒十分樸素的，所以一般人多少都有些貯蓄，縱使失業，也不至馬上就沒有飯吃。可是俗語說，坐吃山空，家庭的那些微貯蓄，總有用盡之日，所以法國人民對於他們將來的生活，當然不免憂慮。不過既無辦法，也唯有出之讀讀書，釣釣魚，藉以排遣苦悶。

在食物方面，完全是配給制度。無論在家內吃，在外面吃，均須憑票。然而因為憑票配給的食物

不够，也有黑市發生。尤其像牛酪一物，法人視爲最低生活所不可缺少。

我們再到巴黎的翌日，即重訪美術學校。同學間彼此不通音訊已久，現在得再握手僅爲少數同學，據告，同學之入伍者，計四十名，其中二人已經戰死，安然回來者僅十七八人，其餘或爲俘虜，或生死不明。按此次法國作戰，在四五百萬入伍者中間，陣亡達二十萬，俘虜達二百萬，這樣看來，半數同學不歸，是無足驚奇的了。

據說法國這次戰敗，由於國內第五縱隊的猖獗，也是一個原因。在農民、技師，甚至兵士間，無不有第五縱隊活躍其間。在巴黎夢巴諾斯的一家咖啡館，有一次進來了一個德國兵，他在一個老人的面前招呼說：

「喂，還認得我嗎？我就是奈爾呀。」

老人一呆，抬頭細看，果然是奈爾。這奈爾是法國從前的伍長。像阿爾薩斯，洛勞地方的兵士，在德軍攻入時，就脫去法軍軍裝，變爲德國兵了。這樣的傳說是很多很多的。

電影院裏的故事

有一次我們去看電影，發見在上映新聞片時，院內電燈仍舊亮着，我們還以爲是電燈出了毛病，後來才知是爲了防止有人暗中搗亂。在電影開映之前，戲院的經理一定先到台上打招呼說：

「請不要胡鬧！」

可是電燈一暗，胡鬧的人還是有的，尤其在上映新聞片時，偶有一人咳嗽，接着這裏是咳嗽聲，那裏也是咳嗽聲，鬧成一片，於是經理人又出來了：

「請各位靜靜。」

這樣大家便不響了，但當新聞片映完後，忽然大聲問：

「現在咳嗽總不要緊了吧！」

於是全院子引起了哄然大笑。這要說是戰敗了的法國人無理取鬧，然而從此情此景中體味他們的內心，確也使人覺得十分痛苦。

在巴黎，晚上九時後，就禁止出外了。然而戰前的巴黎，晚上十一點鐘娛樂才開始呢。在巴黎的晚上九時，尤其是夏天，太陽還沒有完全西沉，所以還是很早的。在這樣早的時間就要令市民上床睡覺，自不免強人所難。後來幾經法當局交涉，從九時延長到九時半，又到十時半，一直改善到現在的十一時。一到十一時前五分鐘，街上就有裝着「已到十一時，大家回去睡覺」的電光告示的巡邏汽車出現。過了這個時間，就要由警察扣留了。

有一次我們看了戲回家，黑暗中迷了路，在離開住所五十米的地方，恰巧遇見了警察。

「你們不知道已經過了十一點鐘了嗎？你們住在那裏？」

我們靈機一動便說：

「就在二三家前面。」

這樣總算給通過了。後來打聽之下，才知道過了十一點鐘，大家都用這方法來敷衍過去的。然而這碰到法國的警察還可以，要是碰到了德國的監視兵，那就不能這樣便宜了。他們會把你用卡車裝到二十哩以外的地點，讓你徒步跑回家去，有時則帶往兵營，叫女的帮着削番薯皮，男的擦軍靴，如此經過八小時，始能釋放回來，但以上是據說的，在我們相知間，還沒有人遇見過這種情形。

在轟炸中生活

徐導之

本文是五個從軍記者的空襲體驗談，由日本「每日新聞」前駐南海前線，倫敦，紐約，柏林，莫斯科特派員集體執筆，題材和寫法都很實際，生動，從這裏你可以知道世界各大都市空襲時的實情，和獲得一點最簡單切實的防空知識。

譯者

南海前線

記者越過赤道到俾士麥羣島某地時，是去年一月廿五日。當天晚上，就遭敵機的空襲，也是我出生以來第一次受轟炸的洗禮。說句老實話，那天晚上，已經覺得毫無生望。我在俾士麥羣島不過住了一個半月光景，幾乎沒有一天不受敵機的光顧。××地方，因為是敵人在西南太平洋最大軍事根據地，所以敵軍的反攻，也相當厲害。其後，我跟着友軍在新幾內亞的××地方，實行敵前登陸時，也會遭六十餘架艦上飛機的大轟炸，這些飛機，係從後來在珊瑚海戰中給我軍擊沉的美國航空母艦薩拉脫茄號上飛來，連續轟炸，達五小時半之久。我的從軍時間，雖短短的不滿六月，但已喫盡了空襲的驚嚇。

由於敵機空襲的體驗，使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當空襲的時間，不論有怎樣緊要的事情，最好趕快奔入防空壕。避轟炸的要諦，一句話，就是在空襲時，必須使自己的身體，儘量的躲入低窪之處。因為炸彈炸裂時彈片的飛散，是有一定的角度的，所以只要把身體藏入低處，便可避免落入炸彈的死角

，減少死傷的可能性。這樣看來，我們要預防空襲的傷害，最好在空地或院子裏，預先掘好一個防空壕。這一點，無論有怎樣的困難，盼望各家庭或集合鄰家，來辦到它。也許有人會說要掘一個防空壕，須得相當的資材和費去相當的工程。其實却不一定要建築一座能夠耐得住直擊彈的防空壕，只要是炸彈或高射砲彈片落下來，不會傷人就行了。問題倒在於防空壕的築法。一看眼前民間掘着的防空壕，幾乎都是筆直的，然而這種防空壕效果很薄弱。假如敵機的炸彈，萬一扔在入口的附近，那末躲在壕內的人，有直接受「炸風」衝擊而給壓死之虞。所以防空壕必須造成鑰匙形。假如造成鑰匙形，則無論炸彈落在入口的附近，躲在壕內的人，未必會給「炸風」壓死。因為「炸風」一度和土壁碰撞，早已失去了大部份力量。只要防空壕掘得好，的確是非常安全的，可說與未遭轟炸一樣。

這是在拉巴烏爾時候的事情，一天晚上，忽有一架敵人的重轟炸機，從三百公尺的低空襲來了。我們一瞧到突如其來的敵機，立刻奔進院子裏的防空壕中，我們剛躲入防空壕，接着就是一顆炸彈，給擲在入口的附近。幸而我們防空壕的形式，是築得很「銳角形」的，所以躲在壕內的我們，幾乎沒有感到那「炸風」，因而連輕微的傷害也沒有受着。

記得前年倫敦遭德機猛襲的時候，有四百多個兒童，躲在筆直的防空壕裏，一個不湊巧，炸彈落在入口處，壕內的兒童，竟給炸風壓死了一大半。據說這是英國所蒙空襲慘劇中最悲慘的一幕。

此外，若在防空壕的入口處，堆積些土囊之類，或在壕的另一邊，築個把通空氣的設備，那是最好也沒有了。（每日新聞社前海軍報道班員三宅俊夫作）

倫敦

假如將日本都市的空襲，和倫敦的空襲，機械式的等量齊觀，那是大錯特錯的。試想僅隔四十公里左右的一帶海峽，就有敵軍强有力的空軍根據地，不分晝夜的在待機而動，而我們方面，就是距離最近的敵軍據點，也在二千里以上的遠處，兩者相較，情狀顯屬不同，然而倫敦曾有過都市轟炸中最典型的最大規模的空襲經驗，所以我們要想學習些經驗，不得不從倫敦方面學習。

當德機轟炸的時候，一眼看，好像轟炸的損害，非常厲害，但只要沒有惹起大火燒，那末隨着空襲的過去，市面就會漸漸恢復常態，髣髴損害意外的輕微。英國給德機轟炸的那樣厲害，可說是空前而絕後，但據英國政府發表，三年來英國的死傷人數，總共不出十萬。這發表的數字，雖有些不盡不實，惟從整個人口估計起來，的確僅犧牲了其中一小部份。

空襲時，由於直擊彈或至近彈而死傷的人數，的確意外地少，可是最可怕的，倒是在轟炸時或起火時的混亂。

倫敦的都市交通，可說大部份是公共汽車和地下鐵道負着責任，在這樣機械交通非常發達的倫敦，一到了遭受轟炸的翌晨，也會展開一幅够悽慘的「交通地獄」圖。不但是街路上行人絕跡，甚至物資的流通，也全部停頓起來。但是東京的交通，却是以不堪轟炸的路面電車和高架電車為主，是否會使這種交通避免轟炸時的混亂，全在市民的交通道德如何。倘若市民缺乏交通道德，一到了轟炸的時候，就各自爭先恐後的你推我攘，那末混亂將不可收拾，慘禍恐將無謂的擴大。這種混亂狀態，正是敵機所最希望的。假如市民都能够遵守秩序，行動依然不紊，則一時的混亂，轉眼即歸平靜。倫敦的

所以能避免最大危機者，可說是受交通道德澈底之賜。然而有澈底的交通道德的倫敦，據說最近，也畢竟出了亂子。最近因為敵機轟炸，市民大眾向地下鐵道擁進去的時候，忽然秩序大亂，給軋倒腳踏而死傷的，達百數十名之多。假使在德機大轟炸時，也是這樣混亂，那末英倫三島，恐怕早在一九四〇年秋已不得不被逼降服了吧！

所謂交通道德，其實很簡單，就是不論何時，不論怎樣慌急，也必須按部就班的行動，絕對不能有絲毫混亂的現象。最要緊的是平時的訓練。（每日新聞社前倫敦分社長工籐信一良作）

紐約

美國一參戰，紐約市政府，便印了許多防空標語通告市民，這種標語，還添上一幅一幅的圖畫，他們的標語是這樣的：「遇敵機空襲時，市民即須注意之點如左：一、切勿靠近玻璃窗！二、快把煤氣或電火關熄！三、適在高樓上的人，儘速奔下至二三層樓！四、在街上行走，遭遇轟炸時，應趕緊伏在地上！五、竭力鎮定，切勿恐慌！」

上述標語中所謂「切勿靠近玻璃窗」，是在避免「炸風」的危險。「炸風」的壓力，委實厲害不過。就是你站在二三條街以外，或已轉上幾個灣，也會遭受「炸風」的襲擊的。巨型炸彈擲下來的時候，縱然不被彈片所傷，但猛烈的「炸風」會把玻璃壓得粉碎。「炸風」過近的時候，連一輛高大的雙層公共汽車，也會給刮上半空，和人體一樣高大的花盆，也會給衝上石階。我在倫敦一家非常堅固的大旅館裏避空襲時，恰巧隔開一條馬路那邊，落下二個炸彈，連窗上的鐵格子，也彎曲得像餡糖，甚至把二層的防空窗幕，也給緊緊的貼在對面的壁上。但是睡在走廊裏的人，却沒有遭害。在玻璃門

上張上鉛絲網，或貼上厚紙，雖不能防禦較近距離的「炸風」，但是遠遠襲來的「炸風」，是能够抵禦的，所以我們不妨試一試看。

又有一種近乎不可思議的體驗，距離過近，到會聽不出炸彈聲似的，所以聽得見聲音的時候，距離一定相當遠，因而反可安心。假如炸風距離遠，那末，穿了一口鐘那樣披肩的小學生，就可抵禦得住，同時也能防禦玻璃的碎片和小高射砲的彈片。

「俯伏地上」這句話，從防空的常識講來，可說是金科玉律。倫敦有一條叫丹麥街的，大概這條街上日本人住的多，所以人家又稱爲「日本人街」。有一天有一個日本老翁，在世界最大的舊書舖前行走。在他的前面不遠，又有幾個青年，也在慢慢的行走，忽然聽得「希……由……胡」的一聲，一顆炸彈從天空落在青年們的身邊。幾個青年和旁邊的一輛馬車，剎那間不知去向。只有兩手抱住頭耳而伏在地上的老頭子沒有死。

更比「炸風」可怕的是，神經上的恐怖。在大空襲的時候，宛如叫沒有武裝的國民站在戰場上。所以倫敦市民，也免不了相當驚慌。尤其像睡夢中咬牙齒那樣的高射砲聲，和連綿不絕擲下來的炸彈，由於生命的威脅，會使人軟下半截身子來。瞧了眼前演出的慘極人寰的悲劇，往往會促成神經病——「激戰癱呆症」。眼睛睜瞧着自己的母親給炸死，因而變成癱瘓症的女兒，乘着火車給炸中因而氣絕的女人，神經受過甚而發狂的老翁之類，在報上常可發見，就是熟人當中也不少。普通市民，也因空襲的恐怖，再加上過勞和失眠，有的弄得注意力不能集中而性情失常，有的想鎮定心志而沉湎於烟酒之中，又有因受驚過甚而喪失了計算能力，造成這樣輕微的神經衰弱症者不知凡幾。

於是，精神病的專門醫師，便總動員起來。或是使用催眠療法 and 暗示——催眠劑，或施用弗洛伊

特的精神分析治療法，以醫治許多「空襲病患者」。事後衛生當局曾經公佈一種施用上述療法而奏效的報告書，名之爲「轟炸的心理底效果」。據說婦女和兒童的神經，竟比男子強韌，患者既少，治療也快。（每日新聞社前紐約特派員高松棟一郎作）

柏林

擁有四百三十四萬人口的柏林，因爲它在敵機的轟炸圈內，所以像我國眼前施行那樣的「警戒管制」，從戰事爆發起，一直實施到如今了。每天太陽一落山，便開始燈火管制，夜裏一片漆黑，和近來的東京，大阪完全一樣。只有市內電車的交叉處，街角，以及其他緊要地方，留着幾盞寥若晨星的電燈，放着淡淡的光芒。因爲柏林隨時有遭敵機光顧的危險，所以市民們四年來，始終採取嚴陣以待的姿態。

柏林的房屋，差不多都是五層樓。往往有關家三四十人，借住在一座洋房中的。各住戶的門口，都掛着一個滅火機，還預備着相當的黃砂和水。民衆防空組織的最低單位，便是這樣一座房屋，所以一座房屋內的人，自然形成爲一組，空襲時，便在防空團員的指揮下，合力守護這座房屋。

報告敵機來襲的空襲警報，由悠長的汽笛聲，傳達給市民。因爲英國飛機到達柏林，至少須在德國領空，飛上三百公里左右，所以敵機的行蹤，不斷的在報告給柏林防空司令部。所以到了敵機將襲柏林的時候，當即發出空襲警報，在時間上相當寬裕。警報一鳴，便有許多戰鬥機和高射砲，在柏林四周等候，只要襲來的敵機不被這些戰鬥機和高射砲擊落或擊退，柏林市區便難免轟炸之災了。

當歐戰踏入第二年，德國空軍連續轟炸倫敦力圖報復的那年冬天，英國飛機也依然不時來襲擊柏

林。英機常乘着涼月高懸的冬夜襲來。因爲冬夜很長，故有時從發空襲警報起到空襲解除止，往往達七小時或九小時之久。記者好幾次聽見過英國飛機，在頭上嗡嗡的飛過。英機投下的照明彈的光芒，以及探照燈把英機照住，映出雪亮的機影來，記者也會目睹過。大致在空襲警報開始後，經過二三十分鐘光景，遠遠的就可聽到高射砲的聲音了。不久，高射砲的聲音，漸漸地逼近，漸漸地緊密起來。等到英國飛機的嗡嗡聲來到頭上時，附近所有建築物上的高射砲。一齊怒吼起來，這時候無數轟隆隆的砲聲，連耳膜也幾乎給震破。我拉開了窗簾，伸頭出去一看，只聽得高射砲彈的彈片，撞着牆壁給彈回，發出劈拍的聲響。有時夾着一聲和高射砲聲顯然兩樣的重濁的聲音，這當然是炸彈落下的表徵。

德國在空襲警報開始以前，雖然在燈火管制之下，一切電影院和戲院，均仍照常開演，就是咖啡館及其他娛樂場所，也照常營業。惟電影院或戲院須提早散場，在晚上八九點鐘，觀客們已魚貫而出，原因是使觀客能够提早的返家，免得在路上遭遇空襲。市民在外途中，碰到警報時，便須馬上奔入街角的防空室中，等候警報的解除。普通防空室，非常簡單，只是把平時當做堆積間的地下室收拾一下，擺幾隻椅子和床几，或葡萄酒的空箱之類就算，也有連坐的地方都沒有的，可是這種防空室，街頭巷尾星羅棋佈，可說到處皆是。

當空襲警報發出時，電車裏或坐在火車上的乘客，必須下車，由防空團員領他們到附近防空室裏去躲避，等到警報解除，才能上車。

記者在柏林，雖有了許多空襲的體驗，可是炸彈落在附近的危險局面，幸還沒有碰到過。記者們嘗去視察轟炸的遺蹟，有一座巨大的建築物，給炸彈由屋頂直通到底，也有給燃燒彈投中，還在焚燒

的洋樓，給炸彈的「炸風」衝着，一個醫院看護當場窒息而死之類，一一目擊過。這些都是二三年前的事，空炸的規模既小，市民的損失，也意外的輕微。至於市民的混亂和動搖狀態，則一次也沒有瞧到。

然據記者當時體驗所得結論，則認為空襲這一種危害，遭受直擊彈命中的局部地方的損害，確屬無法解救，但如果能將空襲的災害，使之局限一處而無延燒之事，其實也並不是十分可怕的事。（每日新聞社前柏林特派員寺村誠一作）

莫斯科

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德國派出陸空大軍，互相呼應而開始進擊波蘭的那天早晨，記者適在華沙的宿舍裏，從四周炸彈的炸裂聲中，親自觀賞了這歷史劇的揭幕。後來一九四一年六月廿二日德軍開始攻蘇的時候，記者也適在莫斯科，自當年七月廿一日德機向那兒展開六小時的夜襲起，差不多一直在接二連三的轟炸下工作。若問我畢竟具有幾次轟炸的經驗，實在也懶得去數它，這裏，就把我對於大規模空襲認為必須特別注意之點，寫在下面。

當時波蘭首都的華沙市民，起初還因為局勢混沌，大家都沒有注意到防空，等到局勢一天天的緊迫起來，才開始在市內空地上或院子裏，忙着掘防空壕，可是已經來不及了。就是莫斯科也一樣，當時也因為事起倉卒，差不多就將地下室和地下鐵道權作主要的避難所。各建築物的地下室，預先分配給各組人員躲避，地下鐵道較安全，則作為老人和婦孺的避難所，規劃得相當井然有條。而且在各建築物的屋頂，有着防空團員監視着，在入口處又有通夜服務的團員，輪流站崗，如遇起火或發生死傷時，那末，預先準備而等候着的團員，立刻動員，採取適當的處置。

當時無論莫斯科或者華沙，常在警戒警報下，如一聽到空襲警報，則高射砲的聲音同時大作，敵機已經侵入市空了。然而在警戒警報時，市民們照常在嚴密的燈火管制下過着日常生活。不過馬上應付空襲的準備，都相當充分。他們對於男子的綁腿，婦女的紮腳褲之類，好像也不十分注重，便是用日常的服裝，去從事防空活動，也能應付裕如。譬如在莫斯科時，記者屢見婦女們穿了平常的裙子，滿不在乎的在消滅燃燒彈。可是一想到日本的婦女服裝，就覺得不大適當起來。總之，可不必太注重形式，只要是便於行動的服裝，便能應付得很周到。

至於防毒面具之類，預備着的當然也有，可是並沒有普及。他們認為沒有這種必要，只是傾其全力於消防。關於此點，好像莫斯科是取法於倫敦的。

建築物構造堅固，也是一種原因吧，往往一天晚上二三千處起火，結果總給很快的救熄，延燒甚久者很少。尤其是莫斯科，因為防空火器的高明，以及驅逐機的衆多，空襲的損害更較輕微。可是可怕而危險的，倒是自己高射砲的彈片。不論莫斯科或華沙，給這種落下來的高射砲彈片擊傷或擊死的都相當多。

再說炸彈的危險，譬如給直擊彈命中，反正是全部完結，倘地下室之類造的不大深，也沒有多大的效果，所以首先得注意「炸風」和高射砲的彈片，最爲要緊。

記者在上述兩大都市裏遭遇空襲的時候，差不多沒有什麼避難一類的事，幾乎常採觀戰的態度。遇到空襲過分的厲害，我便鑽進堅固的床舖底下，就在飛機聲和轟炸聲交織中，沉沉入睡了。

總括一句，空襲這件事，聽來雖可怕，但只要你能夠意志鎮定，行動沉着而敏捷，結果也不過如是。（每日新聞社前莫斯科特派員前芝確三作）

俄羅斯的母親伏爾加河

陸洋

一 容 貌

在俄國很早就有這樣一句話：「控制了伏爾加河就是控制了整個俄羅斯。」從這裏就可知道了伏爾加河是俄國何其重要的河流！俄國成爲蘇維埃聯邦以後，還是沒有改變它的重要性。在目下德蘇的酣戰中，德軍到達了伏爾加河畔，傾注其全力攻略伏爾加下流最重要的要衝史太林格勒的時候，伏爾加河所握着的戰略的、經濟的、精神的意義，更是沒有再重大的了。

事實上，歐洲最大的河伏爾加，是俄羅斯經濟上的大動脈。它發源於歐洲俄羅斯西北角上的瓦爾戴連丘陵地的湖裏，然後向東南蜿蜒，在二千七百餘公里之間寬寬闊闊的，緩緩的流來流去，或者直流，或者把匯流的大小一百三十二條河流匯合，終於橫斷了豐富的黑土地帶，注入到遠遠的裏海裏。他所給予俄羅斯人們和土地的恩惠和慈愛是怎樣的大啊！俄羅斯人把伏爾加河作爲軸心而依存在那兒，經營着他們的生活，並且他們把伏爾加河作爲「伏爾加母親」而愛護着，懷念着，依戀着，不得不說是極其應該的吧。

直接受着長大的伏爾加河的恩惠的是伏爾加流域地方，這一帶是非常廣大的，大約相當於歐洲俄羅斯的二分之一，也就是說可以和德國法國英國三國本土合起來的面積相匹敵。在這裏居住的人口是

歐洲俄羅斯人口的十分之四。而且在伏爾加沿岸，有許多發達的都市，光說十萬人口以上的也有十二個。所以伏爾加對於俄羅斯人的經濟生活有着如何重大的意義，是應該知道的吧。

伏爾加的上流是森林地帶，到中流地方就成爲廣大的廣野地帶，並且眼看在下流出現了半沙地帶，在最後的河口裏形成着一個沙洲。還是在離現在七世紀前，伏爾加最古的都市加里寧市（舊名脫伏爾）就開始建築起來了，還有雅羅斯拉夫，科斯德羅馬，高爾基（舊名下諾甫哥羅）等這些工業都市也都並立在上流，雖然蘇聯的首都莫斯科不是直接佇立在伏爾加河沿岸，可是在一九三七年時候，在那兒開鑿了一條運河，把以莫斯科爲中心而流着的莫斯科河，和在莫斯科以北一百公里地點流着的伏爾加河打通了，所以現在，莫斯科也是被伏爾加河的河水所浴洗着的了。在伏爾加河中流及下流大部分地方，是豐沃的黑土地帶，這兒的烏克蘭和北高加索等地方，都是蘇聯的穀倉。例如在一九四〇年伏爾加地方的穀物收穫量達到一千四百萬噸，等於全蘇聯一年內的收穫量（七千六百萬噸）的百分之十八。所以中流沿岸的大都市如喀山，庫鹽希夫（舊名薩麻拉），薩拉多夫等，從古以來不論何時都是作爲穀物的集散地的。再順流而下至下流，則有史太林格勒市，它不僅是穀物的中心地，而且控制着賴巴斯的大煤田。近年來且已發建成爲一個很大的工業中心地了。最後，在河口附近下流的東岸，是著名的鹽的產地，它的生產量是整個蘇聯食鹽生產量的四分之一，河口的漁業又是蘇聯第一位的，占着全國漁類捕獲量的一半，它的中心都市是阿斯得拉罕，來此遊覽和休息的外國輪船以高爾基爲起點，阿斯得拉罕爲終點而在伏爾加河航行着。上行約五日，下行約四日的航程裏，除了欣賞變化豐富風景的快樂外，浸在那悠悠的河流和平和雄壯的野園之中，亦是很足快樂的吧！

二 船夫曲

伏爾加流域是重要的物資出產地，這樣，愈加把伏爾加價值提高了。這些上、中、下流相異的經濟分佈，由伏爾加河把它們連結着，使得它們有無相通。伏爾加河又作爲動力和灌溉的源泉，負着很重大的職分。不過伏爾加最大的價值和效用，無論怎樣也不得不說是它的絕大的水路航運的便利吧！在歐洲俄羅斯西北角，伏爾加河發源地的附近，有奈夫斯克運河和波羅的海相通，東北部方面，由喀馬河和它的支流（在這些支流裏，二三千噸的汽船也能够悠悠地行駛的。）而使伏爾加河達到了遙遠的烏拉爾山脈的心臟部，烏拉爾的鄰近就是西伯利亞了。伏爾加的南部是通裏海的，連接着高加索、伊朗、阿富汗等西部亞細亞諸國和中央亞細亞。因此伏爾加好像是在俄羅斯大地上橫着的一枝樹，在這樹上有無數的樹枝繁殖着。它的根是生長在遠遠的亞細亞的泥土裏，而它的大部分是可以航行的。因此在中世紀，主要是把它作爲交通機關。在幾乎只有航路運輸的時代，伏爾加河通過裏海，把歐洲俄羅斯和中央亞細亞以及更遠的印度，中國連結着，是交通和交易上獨一無二的大道。它從亞細亞地方把棉布、絲織物、金屬製品、寶石等等堆積在船裏，而運到遠遠的歐洲俄羅斯去，再從歐洲俄羅斯地方把毛皮、蠟、蜜、甚至連奴隸等運出來。尤其是那個位於長大的伏爾加河中段的下諾夫哥羅（現在的高爾基），每年夏天都設立着有名的國際性的定期市集，從世界各處集合來的商人有三四十萬，集散的貨物價值竟達到二億元盧布之多，從這一點上即可表明當時情況之興盛了。

伏爾加河從十一月初到第二年四月中旬是結冰的，可是一旦陽春回轉大地而成爲航運便利的季節，就馬上有許多貨物船堆積了穀物、石油、木材、以及其他各種商品，像織梭一般來進行交易了。

每年有全鐵道輸送量百分之二十五（二千萬噸）的貨物在伏爾加裏輸送着。因此俄國的諺語這樣說着：「伏爾加是好馬，運送着各種的東西」。尤其在發明了汽船以後，伏爾加在一八二〇年開始通汽船，它的航運更加便利了，從這時候起，伏爾加當然也是更加急激地繁榮起來。而在沒有汽船的時代，船都是用馬和繃船夫拖着而在伏爾加河上航行的。因此伏爾加的船夫曲被大家知道了，成爲世界有名的俄羅斯民謠，它是這些把伏爾加河上的船隻用繩子連繫在自己的背上而繃着在岸上走的拖船夫唱的。

在現在的蘇聯，伏爾加也是一條大水路，它的最大的效用還是和從前一樣：從南部下流地方把高加索的巴庫，格羅斯尼的石油，中央亞細亞的棉花，伏爾加中流的穀物，由幾百隻拖船，幾百隻汽油船運到蘇聯的中心部去，再從上流地方把烏拉爾山地的木材運到缺乏木材的下流地方和高加索來。

伏爾加貨物輸送量的比較是：穀物一成，石油三成，木材四成和其他。說到木材，木筏緩流，是伏爾加的特異的風景。好幾個淒涼的紮得大大的木筏，在水當中飄浮着，這些木筏上面，用圓木建造着小屋，船主就居在其中，而從遼遠的烏拉爾悠悠地流來。

三 大伏爾加計劃

近年來，蘇聯爲了要提高伏爾加河的效用，就開始進行大伏爾加計劃，要使伏爾加不但只是蘇聯的河，而成爲世界的河。它的第一個計劃是像前面已經講過的，開鑿連接首都莫斯科和伏爾加的莫斯科伏爾加運河，第二個計劃是要把伏爾加和頓河去連接。這條被稱爲歐洲俄羅斯第二大河的頓河，流入在黑海，到史太林格勒的附近才向東大灣曲而流着，在這附近，是伏爾加河和頓河最接近的地方，

因此計劃在這兒開鑿運河，這個大工事在着着的進展中。如果這條運河可以成功，伏爾加河就可以北達波羅的海，南出裏海，並且又可通過頓河出黑海，而黑海是和世界之地中海相連的，所以伏爾加的水就可以和世界的水交流，而成爲世界的河了。但是現在，這個建築運河的地方，正在進行着激戰，運河的計劃怕也不能屆時實現了。

四 民族的依戀

環境和自然反映了民族性，孕育並造成了民族性。又何況是把它作爲『母親』，作爲軸心的那條俄羅斯民族所生長發展於斯的伏爾加河呢？伏爾加河給予俄羅斯民族性的影響當然也是不少的了。這條廣闊地悠悠地流着的河流（下流最廣闊的地方有二公里闊），實在是象徵着俄羅斯的民族性。因此伏爾加是被稱爲「俄羅斯精神的標記」的，俄羅斯人對伏爾加河的愛戀之情是非常地真切，把它當作爲俄羅斯的母親一樣。

四十多個俄羅斯畫家都起勁地描繪着伏爾加，很多的作家在他的作品裏講着關於這個大河的一切，還有許許多多俄羅斯的詩人是在贊美着它，因此歌頌伏爾加的詩的數量真是無限的多。同時還有許多關於伏爾加的民謠和傳說在流傳着呢！俄羅斯人的悲痛、歡喜，都是和伏爾加的水同時奔流，而在岸上繼續着的。

五 歷史的大河

俄羅斯人都是愛河流的，可以說是愛河流的民族。不論在何時，他們都是以河流而建築他們的生

活。因此伏爾加河成爲俄羅斯人的生活基礎也是當然的了。不過俄羅斯人開始在伏爾加河居住是在十二世紀中葉，以前，尤其在伏爾加的中流，下流一帶，是只有亞細亞人居住着。從前的俄羅斯人住在伏爾加還要以西的地方。可是十二世紀中葉西歐民族勢力伸進來以後，俄羅斯人就大量地向東移住，於是發現了伏爾加，並且把這裏作爲永久居住的地方了。伏爾加雖然被稱爲歐洲俄羅斯的最大的河流，可是事實上，上流、中流、下流多是在歐洲俄羅斯的東方集合而流着，可以說是黏附在歐洲俄羅斯和亞細亞的邊境上。因此，在風俗習慣上，即使在同一伏爾加河的二岸上也不同的，西岸地方是歐洲俄羅斯式，東岸地域則是亞細亞式了。換言之，伏爾加是形成着東方和西方的境界。因此用於地理的關係，烏克蘭方面保持着對歐洲民族的關係，常常被歐洲民族侵略，伏爾加就對東方民族有了深厚的因緣，常常被強大的東方民族侵略。十三世紀，伏爾加下流地方，被東方來的韃靼民族征服，在阿斯得拉罕地方建立了阿斯得拉罕汗國，在喀山創立了別的韃靼國。而且在這個時期以後，一直經過了二百五十年的長時間，俄國都是被蒙古族和韃靼族支配着。到了十五世紀中葉，斯拉夫人的莫斯科王國漸漸的強大起來，到十六世紀，就反過來征服了韃靼人。在這時候，俄羅斯人就大舉向伏爾加移住，伏爾加才完全成爲俄羅斯人的地方。到了十八世紀，德意志的開墾農民也移住到伏爾加河流來了，因此俄羅斯人以外的這些民族的子孫，如今還有在伏爾加流域殘存着。現在伏爾加流域住着十五種民族，各自保留着異國的情緒，它的比例是俄羅斯人八十%，韃靼人、蒙古族分脈的加爾密克人等的東方人占十%，芬族五%，烏克蘭一五%，德意志人一%，自從俄羅斯成爲蘇維埃聯邦之後，在喀山設立了韃靼人自治州，在下流的東岸建造了加爾密克自治州，還有在薩拉多夫市的對岸產生了德意志人自治共和國等。不過其中德意志人共和國內的德意志人，在德蘇戰爭開始以後不久，已被蘇聯政府遣散

移住到中央亞細亞或西伯利亞方面去了，因為他們與德人爲同種人，蘇聯政府要防止他們爲德國作內應。

俄羅斯的歷史上，無論那一個民族都是把伏爾加河作爲它的生活的根據地的，因此在伏爾加流域發起的各色各種的叛亂和土匪，以及民族運動也必定把伏爾加作爲中心而發展的，這是很有趣味的事情。事實上，不能把伏爾加河統治而退出廣大的伏爾加流域，是決不能統治俄羅斯的。因此從十六世紀到二十世紀，伏爾加河始終是鬥爭的地方，染滿了血，浸溺在血泊中。

六 傳 說

「伏爾加河裏的水滿滿地充溢着，可是伏爾加是被它的岸上流着的血所更加滿起來的吧！」這是俄羅斯史家用來形容反抗帝政和農奴制度的暴風雨，不絕地在伏爾加河興起的。從伏爾加河的中心部喀山稍南，二岸是一望無際的連續的平原，有一處突出的山地隆起着，對伏爾加增添了異色的景象和情調。這就是有名的奇格利山脈，這個蒼鬱的山地，是經過了四世紀反抗壓制，呼喚農奴解放的伏爾加農民的隱蔽的家，是被作爲根據地的地方。被追逐的叛亂者就據住這個地方，襲擊伏爾加河上航行的船隻，並且掠奪了來，所以對於在奇格利附近，伏爾加河裏通行的船舶是一個可怕的魔鬼的關口。因此和伏爾加河有着切不斷的因緣的，十七世紀的國民英雄，義賊史吉邦，拉琴也是率領了他的部下，據在這個山寨裏的。說到伏爾加也會使人想起的這個拉琴的故事和傳說。當時拉琴呼號着農奴解放而起來，所以逃亡的農奴們都奔向他的部下。拉琴的一派不但控制了伏爾加下流，並且把他的勢力侵入了遠遠的布利亞，對當時的資河成爲一個可怕的敵國，可是不久，進攻伏爾加中流沿岸的要塞聖比

利斯克（烏來諾夫）的時候，被查阿軍打敗了，他的雄圖也就此挫敗。在關於拉琴的許多傳說中，最羅曼締克的一件就是在侵略布利亞之際，他把美麗的布利亞公主作爲俘虜而帶到船裏來，不久，拉琴非常地愛這個公主了；因此部下的士氣就荏弱起來，後來他發覺這是妨礙士兵的勇武精神的，只得放棄愛情而飲淚把公主拋到深深的伏爾加水底裏去，有這樣戲劇一樣的場面。所謂「伏爾加！伏爾加！伏爾加母親，你是俄羅斯的河！」這支有名的俄羅斯民謠，就是歌頌這個拉琴的羅曼締克的傳說的，到現在蘇聯的人們還是非常的愛唱它。

被稱爲俄羅斯的母親，俄羅斯的精神的象徵的伏爾加，它的地位是如何的重要！因此有人說：「統治了伏爾加，就是統治了俄羅斯。」

堪察加全貌

陸洋

堪察加的位置在亞細亞大陸最東北突出的邊陲地方，離蘇聯的首都莫斯科有一萬二千公里。它的面積是一百十六萬五千餘平方公里，就是說和日本內地的三倍，或者英、法本國合起來的一倍半一樣大，是俄羅斯共和國的一州。但是因爲它是太平洋火山圈以內的火山性半島，所以地面的構成很複雜，山嶽非常多，有三個火山羣，能够數出十九座活火山和一百另八座死火山。半島南部並且有激烈的地震地帶，也有着二十四所的溫泉。至於河流，除了半島的西岸以外，所有的溪流大都是急湍很多而不宜行舟，不過大量的湖沼及河川，成了鮭鱒類的產卵場，在經濟上是有很大的價值的。

堪察加的氣候南部靠近太平洋一帶是比較的溫暖，帶有海洋性質，但一般的是大陸性氣候，春天來得特別遲，夏天又很短，因此太陽終年不能把土地照暖的，這是因爲位在北極附近，被寒流圍繞着，並且在中央部的山地終年有着冰河堅雪的緣故。

★

一五八一年，一隊哥薩克兵隊開始踏入了西伯利亞，俄羅斯人就以這爲契機，而開始向東方移居了，以後哥薩克幾次向堪察加探險，終於于一六九七向堪察加遠征，經過了二年，完全把這個半島征服了。

哥薩克繼續地前進，俄羅斯的軍隊就駐紮在重要的地方了，他們的主要目的，就是從住民地方收

受貴重的皮毛之類的賈物，因為他們是用絕對苛刻強制的方法，因此好幾次喚起了住民的反抗。一直
到後來，安全的航路開闢成了，堪察加就完成了俄羅斯帝國的領土。於是俄羅斯對豐富的魚類的莫大
利益注意起來，商人的進出也就從此頻繁了。

革命和連續內戰的時代，堪察加成了自衛軍佔領的地方，在一九二二年也樹立蘇維埃政權了。

★

堪察加在人口構成上，經濟及生活形態上可分爲二部：在未開化的人口稀薄的北方，和鄂霍次克
海沿岸的大部分住民是古代亞細亞滿洲種族，他們大多過着遊牧生活。另外一部是開拓過了南方，
人口比較稠密，主要住着俄羅斯人。

堪察加是全世界人口密度最稀並且不均衡的地方了。全部人口只有十二萬三千人，就是說平均
每十平方公里只住着一個人。這也就成爲了阻礙堪察加的發達的最大原因。

由於連續了二百多年的帝俄的彈壓政策，堪察加的諸民族是向着絕滅的路上走去，現在由於蘇聯
社會主義政策的成功，雖然已經把這些落後民族的狀態改善了，可是它依然還是蘇聯境內最低劣的地
方。這兒除了俄羅斯人以外，幾乎都還未脫離原始的生活，沒有任何固有的文化，現在的文化可以說
都是從俄羅斯傳過來的，根據一九二六年的人口調查，三萬五千人之中識字的只有六千五百人，遊牧民
族中則更不如了，一萬四千多人之中，識字的還不足四十七個人哩！

蘇聯當局現在在這裏設立了二百十三所中小學，（共有學生一萬四千六百餘人）二十四所圖書
館，六十八所影戲院，還發行着二種州新聞，十八種企業政治部新聞，還建立了無線電台，以及五十
五所病院，可是這些文化程度低落的民族，對這些設施利用到如何程度則還不得而知。

堪察加的經濟由於位置的僻遠，氣候的酷烈，人口的稀薄和文化水準的低落等等理由，把近代的發展的道路阻塞了，長久不能脫離原始的自然狀態。蘇聯當局一舉而把它改編為社會主義的經濟了，預備全面開發堪察加，可是今日除了漁業以外還不見有任何值得注意的產業勃興。

日本人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就開始到堪察加海面捕魚了，後來俄羅斯馴獸商會最初把堪察加的二個漁區租借給日本人，日俄戰爭樸資茅斯會議以後，兩國正式的漁業條約簽訂了，以後數次的改進，一直到今日。

現在堪察加有二十四個漁業工場，和十六個罐頭工廠，這些工廠有最新的設備，一分鐘能夠製造出三千六百七十多個罐頭食物。還有五個廢物利用工廠，從魚類的廢物裏製造出肥料來。現在主要的捕獲品是鮭鱒類，同時蘇聯政府已經有三隻捕鯨船，對於捕鯨下了很大的努力，在一千九百三十七年捕到了四百十三頭鯨魚。

堪察加的工業是不甚發達的，在第二次五年計劃裏，建立了一所堪察加的船舶修理工廠，修理州內的漁船和商船；一所罐頭工廠，裝造罐頭魚肉，把罐頭食物的輸入大大地減輕了。此外還有製皮鞋工廠，火柴工廠及煉瓦工廠等。

這兒是有大量的煤資源的，正需要它作為船舶和罐頭工廠的燃料效力呢，將來如果開發得更進步，是可達到自給自足的地步的。還有石油的蘊藏也是很豐富，但還沒有充分的開採。此外有着廣大的森林面積，跟着州內經濟的發達，木材的需要是激急地增加了，如製造船筏、工廠、住宅、文化機關等

等，因此在五年計劃內創設了林業工場專門採伐森林及裝造木器。

★ 遠在二百年以前，就有在堪察加移植農作物試驗，可是每次都失敗了，於是一時就有了「堪察加不能發展農業」的論調。但是長時間苦心經營的結果，堪察加的農業現在已經漸漸有了頭緒了。三個農業站建立起來了，耕種面積比一九一三年增加了六百倍，最主要的出產有馬鈴薯，其次有蘿蔔，菜蔬及麥等，不過還沒達到自給自足的程度。隨着農作面積和收穫量的增加，馬、牛、豬等的畜產也發達了，畜牧業的特色是飼養馴鹿，這些遊牧民族的衣服，天幕的材料差不多都是取自馴鹿的。

這裏的毛皮出產是數百年來世界聞名的，蘇聯當局現在實行種種的保護獎勵政策，並且從原住的民族中地優秀的狩獵人培植起來，還用國定的價格收買着毛皮。毛皮獸中主要的東西有狐、北極狐、黑貂及栗鼠等，它的產量現在還無正確統計。

★ 堪察加和他州的交通，除了海路外沒有別的。鐵道是完全沒有的，道路也少，近年才漸漸開始建築汽車路了。因為州內夏季的運輸主要是靠海運和河運，所以連絡主要的航路也被設立起來了。同時在南部，民間航空已發達起來，航路亦超過了一千公里。

冬季裏的積雪非常深，因此交通就靠犬橇了，一天的行程平均四十——五十公里。州內爲了這個功用而飼養着五萬頭的狗。不過北部地方近來已經有馬達搗出現了。（摘譯自「世界知識」八月號）

高加索風土誌

蕭明

一

位於蘇聯南部的高加索地方，它一面隔着黑海和亞速海，一面隔着裏海，形成了一塊極其複雜的地形，在黑海和裏海之間橫着廣大的地峽狀的陸地，接續着亞洲和歐洲，而在這區域裏橫互着一條大山脈，這就是著名的高加索山脈。它起自裏海的巴庫以迄黑海岸上的諾伏羅西斯，自西北斜向東南，延長達一千二百公里，很自然爲做了歐洲和西部亞洲的天然屏障。山中到處是火光冲天的火山，其中的尼爾布爾士和加布巴克二大火山，最高峯達五千公尺，是歐亞兩洲的天然界綫。

北面的頓河流域，有一片狹長的低地，那就是柯馬和馬尼治河合流所在，直通到裏海的邊沿，據說這半乾的河床，在它沒有改變以前，這片狹長的低地也許是黑海和裏海間的一個自然的連繫，不過到了現在，它却變得乾枯了，祇偶然充滿了流動的巨流。

一一

這一帶荒涼落後的地區，自從希特勒的閃電戰打開了高加索的門戶羅斯托夫後，它在世界人士的談話中，便成爲一個動聽的名字了。

在古代，高加索便是一個著名的古戰場，近世俄土之戰，也會在高加索幹過一番。住在高加索的人種，是相當複雜的，因為這裏有阿利安族（包括斯拉夫人，德國人，希臘人，羅馬尼亞人，法國人，義國人，立陶宛人，波斯人，亞美尼亞人，和吉普賽人等），塞姆族（包括猶太人和加爾底亞人），芬蘭人和土耳其人，以及高加索人等，因此這一帶居民所說的方言是隨着他們的種族而有所不同的。

一條橫互的高加索大山脈很自然地將高加索分成了兩部，山脈北側的稱爲高加索，分爲北高加索區和達吉斯坦共和國，這是俄羅斯本土的一部，當地的住民以斯拉夫族爲主，此外亦有游牧的土耳其族。

山脈南側的外高加索，原爲三個獨立國家，這便是後來加入蘇維埃聯邦的亞美尼亞，喬治亞，和阿塞爾拜然三個共和國。當一九一七年三月俄國發生革命時，他們組織自治政府，組成一個外高加索聯邦共和國，不過他們的內部不能團結，大家同牀異夢，互爲水火，一九一八年，土耳其人領兵侵入外高加索，亞美尼亞人起而抵抗，但其他的二個國家，屬於阿塞爾拜然的韃靼人因爲和土耳其人同屬於回教徒，不願合力禦土，喬治亞依附于德國，希圖自保，所謂聯邦政府，各懷異志，結果就日趨沒落了。

第一次歐洲大戰時，英法兩個先進帝國主義的國家，他們在西亞暗中劃分了各自的勢力範圍，對於南俄部份，法向烏克蘭，英國則向高加索全部和庫班區域發展，當時英國勞師動衆，老遠地從英倫三島遣派遠征軍佔領了高加索，法國亦乘機進兵烏克蘭，不過烏克蘭人紛起抗法，法人知難而退，英國佔領了高加索的油區，引起其他強國的不滿，也就不得不宣告退出了。

三

高加索地區連年來的戰火兵禍，第一是因為它的地位特殊；從歐洲通達亞洲的交通孔道，除了蘇彝士運河和土耳其的博斯破魯斯和達達尼爾海峽外，高加索也忝居其一。其次，則是因為那裏產有佔蘇聯百分之九十的石油，爲了這石油問題，列強對於高加索不知費過多少苦心，英美對於高加索油區，頗想插足其間，可是俄國革命以後，于一八二二年將高加索和喬治亞兩油礦收歸了國營，外人在蘇的石油勢力，一時間都被排斥了。英國殼牌石油公司設立的英國高加索石油公司，奪取高加索油田的計劃，遂告失敗，於是英國乃變更策略，利用白俄進攻蘇聯，蹂躪高加索產石油的區域；同時于一九二二年四月在日內瓦召集對蘇石油「杯葛」會議，聯合各國石油托辣斯，統一反蘇的陣線，以各國政府的力量作後盾，積極進行奪取高加索油區的計劃。同年九月，並在巴黎成立了一個「在俄石油公司國際團」，規定對蘇交涉採取一致行動，第一步完成「杯葛同盟」，第二步再圖進行奪取高加索的石油。

這樣的封鎖運動，僅及四月而宣告解體了。一九二三年二月英荷石油公司首先購入了大量蘇聯的巴庫油，第一個破壞了「杯葛運動」，不久美孚石油公司也步英荷公司的後塵購買蘇聯的石油，及至一九二四——二五年間，美孚公司且以政府的力量投資開採蘇聯石油礦，與英法等國作獨佔購入的競爭，列強的「杯葛同盟」，此時已一變而爲互相爭利的鬥爭了。

四

高加索的人民，大都從事農業，他們有的是住民，有的是遊牧部落，大都從事農業，他們有的是住民，有的是遊牧部落，遊牧部落則從事畜牧。山脈地區的住民，都是歐亞兩洲人的混血種，那裏的年青女子，有動人的眼瞳，烏黑的秀髮，皮膚白皙而細膩，在俄羅斯，算得是絕世的美女，她們的性情溫和而體貼，充滿着年青人的熱情，自從新政府將高加索合併入蘇維埃聯邦後，駐紮在當地的俄羅斯青年將校常與山間的女子發生羅曼史。高加索的氣候，一到了五月開始，就為無邊的春色所籠罩着了。春天的高加索該是一個富有詩意的季節，年青的將校挾着他們的山間情侶，陶醉在大自然的懷抱中，與麗綉的春光互爭光輝，像這樣一篇活的動人的詩篇，便可成為大詩人普希金和火文豪托爾斯泰筆下絕好的寫作題材了。

高加索人是有名秀美健康的民族，女子的性情雖然溫和慈淑，但在那裏的年青壯丁，剛強而激烈發怒之後，復驕性極強，所以就是駐在高加索的守備隊或騎兵隊，對於他們也頗具戒心。

當莫斯科猶處於積雪未溶的嚴寒，高加索全區則已經給綺麗的春光所籠罩了。一切東西都呈現着蓬勃的氣象，居住在北部俄羅斯過着單調而嚴寒的俄人，對於溫暖的高加索是不勝豔羨的。

新政府自領有高加索後，即建造了一條自山北的維拉的喀夫喀斯起以迄山南中心地的第佛利斯止的軍道，全長約二百俄里，沿線全是高加索的名勝區，那裏實在是一個避寒和休養身體的地方。自從軍道築成以後，每年到那邊去休養的人很多，帝俄時代的貴族和富紳們在高加索所建的別墅，現在已由政府改為國營的休養所了。

五

蜿蜒綿互的高加索山脈，從亞速海南岸的塔曼半島起，以迄裏海邊的阿斯哲倫半島，隨着山脈走

向形成了許多向斜或背斜的褶曲層，存留于沙礫岩石間的煤油，受了和它相伴的煤氣的壓力，慢慢的升聚在背斜層的頂端，只要遇有機會，遇着地面有隙漏的地方，便斬關突圍而出，形成了一條直上霄漢的大火柱，晝夜不熄地燃燒着，聰明的人便利用牠創立了一種拜火教，以後這神聖之火熄滅了，但是拜火教却在西亞一帶盛行着。

中古時代的所謂「永明之火」，便是石油源的所在，這阿斯哲倫半島上的「永明之火」，在公元前六百年就馳名遐邇的，它的所在地是在巴庫東北約十四公里的蘇拉喀尼和霸拉喀尼兩個小村莊，古拜火教徒把這塊地方視作聖地，每年有不少的人來朝參拜禱，于是就在那裏修築了一座廟宇，但是時至今日，永明之火是熄滅了，廟宇也黯然失色的侷促在一座煉油工廠的角落裏，作爲一個「古董」那樣的被保留着。從各地前往參觀的人，也沒有「一點宗教意味，他們不過是爲了觀光一下新式煉油廠的風光而已。

至于阿斯哲倫半島上當年冒出的煤氣和煤油，法國的地理學家愛力宰樂可侶曾加以描述，他說：「阿斯哲倫半島是一座火山力不斷活動的大舞台：煤氣，溫泉油脈……可以證明地心的沸騰。……有幾個地方，只用把地面掘開，就能使可燃的煤氣突出，一星之火就釀成火災，而這種火災繼續焚燒，一直等到來一陣狂風，或是小雨才能把它撲滅，有時在暴風雨之夜，火焰似乎自然會發生，人可以見那朵朵火花在山坡上放出那熠熠的火光，煤油的溪泉，甚至能從海底突冒而出，在波濤下沸騰着，把一種虹彩色的薄波輪送到遠方，在巴庫南方喜考夫海角那裏，曾有一股子煤氣使海水翻騰得那麼兇猛以致船舶全下了錨，好不被它翻沒了。……在隣近突出煤氣地方的私人住宅，或工廠，常利用它取煖，照夜，或燒飯……」

六

高加索石油事業的中心，是在阿斯哲倫半島的西南的巴庫。它是蘇聯三大都會之一，人口多至八十萬，他的形勢，不但雄踞在裏海的西岸，它更控制着外高加索和蘇聯本部交通的鐵路中樞，西北可直接通莫斯科，正西經第佛利斯而至黑海海濱的波提，或以煉油儲油池著名的巴統，蘇聯政府爲了由巴庫輸送原油到巴統，特地完成了一條八百九十里長的「輸油管」。

巴庫城原爲波斯名王可斯羅第一所建，他于公元五六〇年征服巴庫一帶，建立了一個希爾萬王國。後來被崛起于阿剌伯半島的阿拉伯人所滅亡，當地人民也就在劍和可蘭經的威脅下改奉了回教。到了一五三八年，土耳其人佔領了巴庫，此後這「永明之火」的發源地，便成爲帝俄和土耳其爭奪的對象，連續不斷的俄土戰爭，把土耳其的勢力一脚踢出高加索，終於在一八〇六年，巴庫爲俄王彼得第一所得。以後就成爲俄國的一部份。

在荒涼的高加索區域，巴庫城無疑的是一朵燦爛悅目的鮮花。全城現在可分爲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充滿着沒落氣象的「老波斯區」，第二部分是新建的「新市區」，第三部分是距離巴庫約三公里的柴那哥羅，許多煉油廠都在那裏設立着，天空中給無數從煙囪中冒出來的黑煙滿佈着，當地人稱它爲高加索的「黑城」。

「新市區」是革命後才建築，那裏有着寬闊的道路，巍然的新式建築，給古老的巴庫城穿上了一件二十世紀的新裝。祇有那「老波斯區」，房屋還是幾百年前的舊式樣，充滿着衰落的氣象，這是巴庫城最落後的一個區域了。

緬甸風光

朱學誠

緬甸地處溫帶，伊洛瓦底江縱貫全境，沿江流域土地肥沃，適於耕種。據一九三一年調查，全國總人口爲一千四百六十六萬七千餘人。無論從它自然環境或從它豐富的資源看來，緬甸實在是一個前途極有希望的國家。最近獲得獨立以後，其前途更爲光明。緬甸北與中國接壤，東鄰越南泰國，西與印度相毗連，古來就有許多外來民族移入其境。尤其北境中國方面的地方民族，曾沿更的宛河及伊洛瓦底江南下，所以緬甸民族的構成，頗爲複雜。古代時候，在緬甸五方雜處的民族間，鬥爭至爲劇烈，經過中央沃野地域緬甸民族千餘年來的努力，才將其餘外來民族統一起來。至今形式上，雖具鞏固的統一性，但期澈底完成，尙須相當時日。

歷史上的驃國

上面說過，緬甸民族的構成相當複雜，但其間最感興趣而且不可思議的是，據說古時有一個叫「驃族」的民族，盤據緬甸很久而有極高度之文化，但現在已衰微到幾難考證了。據中國唐代的歷史記載，大約在九世紀初期，曾有一「驃國」的使者，從雲南方面，來到長安，進獻該國音樂。唐代名詩人白樂天的詩詞中，曾就驃國音樂有所吟咏。據唐書記載，又有下述記錄，謂驃國信仰佛教，其錢係以金銀製之，作半月形，寺院甚多，屋瓦皆以琉璃製，寺內以金銀爲飾，光可耀人，地上鋪錦，軟柔如

縮云云。上述唐書中的驃國，就是現在緬甸史料上所發見之驃國。這樣看來，在九世紀時，驃國已有莊嚴的佛教文化了。至於這個驃國起於何時，其中心民族爲何，及其衰落之原因經過如何，這些還是歷史上的疑問。然而恰巧這驃國所在的伊洛瓦底江流域，到了十一世紀時，曾有一個緬甸人最初的王朝——巴唐朝出現。而且這巴唐王朝似受驃國文化甚大之影響。巴唐王朝的第二代國王鐸傑塔氏（一〇八四——一一二二）所建的方形碑上，刻着驃國的文字。至十三世紀時，驃國文字依然被使用於碑文。又如海岸地方的阿拉干人史料中，也有驃人史蹟的記載。曾經建立過這樣高度文化與國家的民族，竟無從考究其興廢，實在是一件不可思議的奇事。總之，這個民族還非緬甸南部的泰朗族，又非北部的緬甸族，而是另一種民族，則可斷言。按緬甸民族使用文字，係以巴唐王朝始祖阿那烏拉泰王晚年借用泰朗文字爲嚆矢。但當時的緬甸，尚近於未開化之域，其文化程度，遠不及下緬甸的泰朗人。所以緬甸巴唐王朝的記錄之類，大都成於泰朗人學者之手。所以緬甸的國語文字，不易普及，直至十三世紀時，其文書及金石刻文之類，還是使用着泰朗語。也可以說作爲緬甸國民文學的緬甸語文學，興起於十四世紀之後。然而所謂驃族者，殆係西藏緬族之一支，與緬甸民族之關係，相當密切乃可推而知之。

南詔國與泰民族

縱緬甸族而南下的民族，尚有一同源的西藏緬族。這西藏緬族中，又有具有暹羅中國系語言的諸族。茲先舉出其中之卡連族陳述一下。

這一個種族，分布於起自緬泰國境至伊洛瓦底江的台爾泰地域一帶，約有百萬人口。所謂「卡連

「或「卡恩」者，係緬甸人呼此族之名字。現在這卡連族有三個酋長國。第一個叫「賡塔拉烏希」，第二個叫「巴烏拉開」，第三個叫「開脫巴基」。這三個酋長國，各由自己的酋長統治。但這些酋長國，一向會受英國政務官的監督。卡連族開始南下的時期太古了，所以無由獲悉，但其宗教，似會受漢族信仰之影響。與卡連同一語系的雄族，就是泰（暹羅）族。這一種族的分布地域，爲西自阿薩密的溪谷地帶，北自中國西南，東自老撾，敦金等處，南至泰國，分布至爲廣泛。這種族自稱爲「泰」。這秦族所建的國家最初出現於歷史者，爲雲南之哀牢國及南詔國。這兩國國民，逐漸移居到上緬甸方面來。據說最古之秦族，係自二千年以前移入緬甸。起初比較尙少，後來由於漢民族之從北壓迫，遂大規模移居緬境。大約到了西曆第六世紀，雲南南部的秦族，便大舉南下，而至秀愛利溪谷地帶。他們即以該溪谷地帶爲中心拓展其勢力。在十三世紀初葉，其政治中心即在現在的明茅。其後他們以秀愛利溪谷地帶爲根據地，迭向東南方面即現在的香斯德脫地帶擴展，北自卡姆德地方，西越伊洛瓦底江，分布在伊洛瓦底江與更的宛河及阿薩密之中間地帶。十三世紀中期，有一秦族之支族亞霍姆民族，强悍殊甚，會將阿薩密地域征服。於是廣布在上緬甸一帶的秦族，從東西三面，形成包圍伊洛瓦底江流域緬甸民族的情勢了。正像以前緬甸民族將集居在伊洛瓦底江流域的蒙·克末爾族向南壓迫一樣，這次秦族又從北方壓迫緬甸族南移。據緬甸歷史所載，在十三世紀末期，以緬甸民族文化國自居而稱雄一時的巴唐王朝，由於蒙古人之侵入而漸趨衰微。巴唐王朝一衰微，其周圍之秦族，日趨隆盛。其後二百數十年間，逐漸侵入伊洛瓦底江流域，攘奪緬甸民族之主權，更南下而支配秦期族。時爲一七八七年至一五三一年間事。其間一二九四年復一度侵入阿拉干。

他方面，沿着湄公河南下的另一部份秦族，於一二五〇年建立了一個斯哥秦王國。百年後更易名

爲亞由爵王國。這就是現在泰國的始祖。

然而受泰族侵壓的緬甸民族未嘗忘其雄飛之志，在此悠久的雌伏期間，逐漸積其潛力，以圖復興。進入十六世紀後，民族復興之氣益熾，乃在英主太賓希德（一五三二——一五〇）領導之下，先將下緬甸征服，繼復北進而恢復了獨立。這就是德翁格王朝。自此以後，緬甸民族日見優勢，至十八世紀中葉，其國王亞拉翁巴耶，更將香、斯德脫族中最後的摩加温族征服。

較香族更遲，又有一自北方中緬國境南下的民族，卽爲屬於西藏緬系的卡金（Kachin）族。這卡金族，也是一個英敏活躍的民族，頗有自香族區域後方漸向下緬甸南下之勢。但從十九世紀中葉起，英國人業已形成支配緬甸的地位，於是乃加壓力於卡金族阻其南下。

小乘佛教盛行

又有一種民族，分布在緬甸族的西方，阿拉干山脈北方地域。這大概是緬甸民族同一系統的金族諸族。

總之，緬甸境內住民的種族至爲繁多而龐雜，據說一入上緬甸山岳地帶，有不少部落或僅一部落而有獨立之言語風俗者。宛若天然的人種博物院。

迨緬甸民族日趨強盛，壓抑泰朗族及泰族等強大民族時，已遭西力東漸的厄運了。由於一八二四年之第一次英緬戰爭及一八八五年之第二次英緬戰爭，緬甸全土之主權終不免委諸盎格魯薩克遜民族之手。

緬甸因民族繁雜過甚，數千年來各種族興替無常，其間有說不盡的人種鬥爭興亡史。然而各民族

繁盛時，各有其頗饒興趣之文化，其後種族雖漸湮滅，其文化常爲其他民族所攝取保存，輾轉融化。由於各民族文化的淘汰，綜合與融化，便形成了所謂緬甸文化。緬甸文化，可說是交織在伊洛瓦底江畔的一條多彩的錦綾。

但這條多彩的文化錦綾，決不僅由他們自己的民族文化所織成，其間感受中印等國之文化影響，亦非淺鮮。尤以印度文化之影響爲甚。在上緬甸方面，印度文化流入之現象頗爲顯著，且有曾經使用梵語系文字之形跡可循。但其主流，則爲南印度及錫蘭方面傳入的下緬甸文化，這種外來文化，後又推及於緬北。結果，緬甸的宗教，思想，文學，風俗等等，所受印度之影響，非常深刻。至於中國，則自十三世紀時蒙古遠征始，雖一再出兵緬甸，但緬甸感受中國文化之影響，遠較印度爲微薄。譬如現在僑居緬甸的印人，將近百萬，而華僑則僅十餘萬人，這一點似亦足爲參考資料之一。

不善經商佛塔林立

緬甸人缺乏貨殖觀念，經商手段甚爲拙劣。我們旅行緬甸時首先獲得的印象，便是華僑和印度人的善於經營。若以緬人相較，相差甚遠。譬如有一筆大交易，落到緬甸人手中，因爲緬甸人猜疑心極強，非有相當抵押品，決不肯憑信用借給你。因此這種很可賺錢的大交易，便都被印人或華僑們攔去。

緬人所以不善貨殖，過於修奉宗教亦爲其原因之一。緬甸因爲「小乘佛教」太盛行，所以一般國民遂有卑視金錢的習慣。所謂「築屋不如築塔」的觀念，流行在國民大衆中間。大有一有餘款，卽思建築寺塔之傾向。緬甸真不愧爲一個佛國，他們把建築寺塔的人當做聖人看待，而且深信其人死後，一定得入極樂世界。

因爲如此，所以我們旅行緬甸的時候，到處可以瞧見矗立雲霄的佛塔。而一般民家房屋，都甚簡陋，與那金碧輝煌的佛塔對照，使人的印象益深。

珠光寶氣酷愛裝飾

緬甸人又有一種有趣的習慣。他們只知道拚命的把佛塔裝飾得美輪美奐，自己的住屋破舊了，從不願加以修葺，可是最喜歡裝飾自己的身面，衣着之類非常富麗。原來緬甸人的「好穿傾家」是有名的。尤其是緬甸女性，最喜歡講究衣飾。凡中等以上的家庭，外出兩日者，決不着同一衣服。她們喜穿白色的「恩齊」（上衣），她們穿出來的白衣，真的純白如雪，絕對找不到一個污點。據說仰光某報館會雇用一個緬甸女子當譯員，這女譯員大約做了三個月左右，但在這三個月間，她的圍裙總是一天一換，從未著過相同的圍裙上辦公室。據說愛體面的緬甸婦女，家裏有幾百條圍裙的。

緬甸女性又竭力崇拜鑽寶，堪與崇拜佛塔相提並論。鑽寶戒指，鑽寶耳環，鑽寶頭飾，鑲嵌鑽寶的金手鐲，上等家庭的姑娘盛裝外出時，差不多「無一不鑽寶」，幾乎把全部財產一起背在身上。據說她們有一種信仰，以爲貨幣價值雖然會跌落，但鑽寶的價值是永遠不變的。所以她們手頭稍有餘錢，便立刻去購買鑽寶。她們認爲這是最確實而可靠的儲蓄方法。

緬甸的女性權力很大，一般男子都尊重女權，惟與英美式的極端的尊重女性，則又不同。

婦女掌攬大權

緬甸結婚的習俗也和別國兩樣，不是女子出嫁到夫家，而是男子入贅妻家。普通家庭的婚嫁情

形，都在妻家舉行結婚儀式，此後新郎即將自己的財物和應用傢俱搬到岳家，與妻同住。因此家庭生活中，主婦的權力很大。差不多一切事情都得聽候主婦的指揮辦理，入贅的丈夫唯唯諾諾，惟命是從。就是子女輩也絕對服從母親的命令。

中上層家的家庭生活，尊卑的規矩很嚴，這是緬甸人自誇的良俗。例如弟妹妹對兄姊，子女對父母，遇事必先謙讓，彬彬而有禮。尊長有所吩咐，幼輩無不委屈順從。

如果跑進緬甸人開的商店去一看，也可以瞧到老板娘炙手可熱的威權。老板娘好像是總攬一店經理大權，銀錢收付既由她管理，如有對外交涉，也得由老板娘親自出馬。她的丈夫宛如一個聽話的學徒，心服情願的供她指使。店裏發生重大問題，丈夫斷不敢專擅，必先獲得妻的允許，才敢行事。

據說有一天巴莫長官邀集各部重要官吏，在他的私邸舉行集會，會議進行中，恰逢巴莫夫人陀金瑪瑪在仰光電台廣播，於是會議中止進行，巴莫氏便開好收音機，靜聽夫人的廣播演說了。其他要人們也一起傾耳細聽，從旁交譽，這可見緬甸人尊重女權的一斑。

趕集歸來買花獻佛

筆者在緬甸時，常常遊覽這南國的市街。但除了「中國人街」之外，幾乎瞧不見孩子們天真爛漫的姿態，不由的非常奇怪。就是街上出賣的玩具，也大都日本貨或英國貨，絕難找到緬甸本國的玩具。筆者曾向一緬甸朋友叩詢其原因，據說緬甸本國也有玩具，像「假燒飯」，「捉迷藏」等兒童遊戲，在緬甸也應有盡有。但依筆者所見，總覺的緬甸兒童缺乏無邪的童心。這也許是南國特有的「早熟」關係。我們在緬甸街上閒步的時候，常常可以瞧見七八歲的孩子，在街上規行矩步，鬚鬚一位道

行高深的僧侶。

有一個筆者挺喜愛的緬甸孩子，雖還只十歲，可是已能講五國語言。不過這孩子總喜歡獨自在街上高視闊步，絕不願隨我一起去遊玩，在大人們閒談的時候，他常愛埤嘴，年齡雖小，架子却很大，譬如要摘一朵花，他自己決不肯動手，總是叫僕人去摘，自己在旁邊指揮。

仰光有一個市集叫巴罕巴薩，這市集在一座仰光最大的叫雪愛達貢寺的傍邊。正如別國一樣，緬甸大寺院的附近，也是商店林立最熱鬧的區域，大約從早上八時半起就漸漸熱鬧起來，天一亮，魚販子、菜販子、肉販子，以及賣南貨的、賣點心的、賣花的，紛紛把貨物挑到市集裏來，他們把貨物擺在檯上或地上，就開始做買賣起來。大概在正午以前，總把他們的貨物賣的精光。到這市集來購物的人，往往喜歡坐馬車或所謂「厚生車」代步。所以待雇的車子，老是混雜在買客擁擠的街道中，招呼生意。買客們的竹筐中，擺滿着鯉魚、龍蝦、雷魚、南瓜、胡瓜、洋蔥、茄子、青菜、魚乾、番茄、豆類等等。最後總得買一束供奉佛前的鮮花而歸，這也是這佛國特有的風光。

印度旅踪

朱學誠

一 印度的國歌

正和別國一樣，印度也有國歌的。據說它的國歌出自詩聖泰戈爾之手，獲得甘地贊同而由國民會議派所制定。可是印度的國歌，像祇是一種禮讚自己國土的歌曲。現在印度小學校裏，不時會傳出抑揚動聽的國歌來。印度國歌的大意，差不多是這樣的：

「瞧呀，喜馬拉雅雄峻的高峯，這是世界最高的土地啊！瞧呀，恆河，偉大的河川，這是世界最潔淨的水流啊！瞧呀，德干巍峨的高原，這是世界最大的寶庫啊！這天惠獨厚的天地，是我們的國土啊！我們向崇高的土地頂禮，入明淨的聖水滌身，愛我們的國家啊！」

爲什麼印度的國歌，會這樣缺乏慷慨激昂的精神呢？因爲它畢竟是一塊失掉自主的英國屬地，所以只得制定一種全無精神中心的國歌，把自己的國土誇耀一番，宣洩一些國民的感想而已。可是他們自炫爲世界最淨的水流之恆河，實在是一條濁流，無論從深淺，長短，闊狹，以及利用價值上觀察，恐遠不及中國的揚子江吧。就是德干高原一望無際的旱田裏，波動着連綿不斷的棉花和高粱，但也不及美利堅的沃野。

二 喜馬拉雅山勝景

然而說起喜馬拉雅山來，的確不愧冠絕世界的名山。抬頭仰觀時，不由的使我們驚嘆造物主的神祕和偉大。遠望一二十重起伏的峻嶺那邊，高聳雲霄的瑩白的雪峯，宛如凜然不可侵犯的神的雄姿。我有生以來得能暢觀的景色中，留最深的印象於腦際者，便是這喜馬拉雅的山景。尤其是額非爾士峯及哥德溫奧斯丁峯的晨景。只見這世界第一和第二兩高峯，依稀隱約在灰白色的雲海中。隨着灰暗的天色漸漸的顯出魚肚白，不久，朝曦從遙遠的地平線上投射出微紅的光線，先照在哥德溫奧斯丁的峯頂，繼而移向額非爾士峯，給曙光映成白銀世界的峻峯，一齊染成銀紅，又漸漸變成鮮紅，隨着朝日的逐步高昇，又給染成了桃紅色，不一會，桃紅色漸漸褪成鮮紅，鮮紅漸漸淡褪，只見純白的雄姿依然聳立在澄碧的天際，髣髴一座嶙峋的大冰山，浮現於大陸的中央。

一般人對於印度的印象，總以為印度是一個酷熱的南國。却不知它的北方像克什米爾等地，地勢很高，大致在海拔二千公尺左右，山頂四季積雪，幾乎瞧不到暑熱的氣象。

原來印度領土甚廣，各地有着不同的氣候。譬如南部海岸地方的氣候是很暑熱的，不妨名之為酷熱地帶。中北部平原，是四季溫和的溫帶。還有山頂終年積雪的喜馬拉雅山岳地帶，却是一個冷風凜冽的寒帶。

三 印度人的自傲

筆者在美國與印度都作過長期的旅行。現在回憶起來，覺得美國的文明，只是到處接觸到鋼骨水

泥，飛機，以及冰淇淋等俗物而已，絕少精神文明的人間味。但印度就不同了，不論登上那一座山嶺，踏入那一個村落，必然留着古樸典雅的遺跡，發出歷史的發掘人類本性的氣氛來。當歐洲尚未開化而在混沌蒙昧的時代，印度已有世界最高的文明了。

我想世界任何文明國家，必然受過印度文明的恩賜的吧。特別是東方諸國，由於佛教關係，幾與印度具有不能分離的深切因緣。這在印度人自己，也很知道印度文化，掌握着世界精神文明的中心。他們以爲現代的印度，在精神上決不輸於古昔的印度，頗具自傲之心，因之，他們看到非洲影片，聽到伊朗情形，以及旅行西藏之後，往往覺得所見所聞都是些不如本國的野蠻風俗。他們以爲能向忒維暴戾的亞歷山大大帝，仗義抵抗，以挫折其野心的，只有印度，只有自己的祖先。他們至今還這麼想。

世界六大宗教中的兩大宗教產自印度，這也是印度人自負者之一。又如世界七大敘事詩，其二（註）出於印人之手，也是現在印度人引以自傲者。此外，他們認爲近代科學基礎的十進法，以及奠定梵華令與琵琶基礎的樂器，均爲印人所發明。他們現正自誇印度人是一切科學的創始者。

實際上，假使我們用嚴正的眼光來細察現代的印度，也有不少值得驚異之處。它縱然陷於可憫的奴隸境遇，尙能產生獲得諾貝爾獎金的物理學家（註二），以及像甘地那樣的赤膊英雄，這些都是英國畢竟不易簡單地駕馭印度的事實。

註一：世界七大敘事詩中，有「麥哈拉德」及「拉麥耶那」兩詩爲印人所著。前者可譯爲「大戰爭」的敘事詩，係描寫古時亞利孟種族的征印史蹟。後者是描寫中印度的阿星安族英雄「賴摩」征服南印度及奧錫爾島麗王拉華那的戰爭敘事詩。

註二：一九三〇年度諾貝爾物理學獎金，爲印人賴曼氏所得。

四 三個奇蹟

我想現代印度境內，有三個世界創見的奇蹟。那就是喜馬拉雅山，聖雄甘地及阿齊楊塔的壁畫。我這次到印度去，就是爲了賞識這三個奇蹟，然而我對於這三個奇蹟，都獲得深刻的賞識，至今還覺的非常欣慰。關於喜馬拉雅山事蹟，介紹過的太多了，這里預備略而不談，現在試將歷訪甘地翁的印象，與瀏覽一天低徊難捨的阿齊恩塔壁畫，扼要介紹一下。

五 甘地印象

甘地原名摩漢達麻·卡拉姆蔣特·甘地，早歲畢業於英國牛津大學。據說甘地留學英國的時候，身上穿的洋服相當漂亮，也是一個舉止瀟灑的佳公子。可是筆者訪問時，只見到一個紫銅色的臉孔上，嵌着一對小而褐色的眼睛，眼下瘦骨嶙峋的兩頰，翕張着幾乎沒有牙齒的大口，臉的正中垂着一個異乎常人的大鼻子，外加乾癟瘦削的手足，和紫膛色的皮膚而已。髣髴覺得甘地全身，找不出一絲英國式的教育來，一想起此，不禁浮起一陣不可思議的微笑。

一眼看，他好像是亞洲人中最醜陋，最孱弱的乾癟老頭子，但是仔細一觀察，却筋肉相當雄健，呈示着克享遐齡的長壽相。初不料這醜小而瘦削的軀幹裏，竟蘊蓄着如此偉大的魄力與崇高的精神，甘地確是一個印度的奇蹟。

甘地常住在叫華爾達的一個小鄉鎮裏。這小鄉鎮位於印度的中央州，恰當首都德里，與加爾各

答，孟買，馬德拉斯等四大都市相等距離的鐵路分歧點。

某日，筆者懷着一顆敬虔而神秘的心，欣喜地往訪甘地翁了。到了那兒一瞧，只見兩間不甚寬大的茅草蓋頂的小平房。據說這就是甘地的住宅，不由的使我驚異起來。他的食糧，始終是高粱和半糲米，而且不時實行絕食，雖然印度這地方每月絕食一兩次是司空見慣不足爲奇的。他腰間圍着一幅白布，幾可說始終是裸體的生活。

既不像普通的偉人顯宦那樣，穿上一襲燦爛的大禮服，也沒有一個帶鎗佩劍雄糾糾的衛兵，然而他是巍然獨站在世界偉人羣像的最高峯的。真不愧是一個裸體的英雄。他的行蹤所至，就有羣衆的漩渦。人人都鬚鬣瘋狂了，只要他的一言，金錢，物資，無論什麼都願爲他犧牲，捐捨，宛如對於活佛的「喜捨」。

甘地的確是印度人之心的中心，精神上的元首。他在印度人心的世界中，是萬能之王。

六 曠絕千古的壁畫

其次試一述我對於阿齊楊塔壁畫之感想。自遠古迄今，印度文化最燦爛的時期，應推佛教隆盛期，即阿育王時代，尤其是彫刻與繪畫。旅行印度時，到處可以觀賞到二千年以前的精巧的石刻。

石面的彫刻，經過二千多年歲月而依然完好，這原不足異，然而阿齊楊塔的壁畫，實不失世界奇蹟之一。

印度哥達維利河上游一千公里處，沿着浦魯那河的大陸的斷層間，有着人工鑿掘的洞窟寺院，寺院的石壁上，滿是一幅幅的鬼斧神工的名畫。壯麗古樸的色彩，雄渾的線條，男和女，特別是女人的

眼神，栩栩如生，眼臉，指尖，腰肢的曲線，都好像有突出那樣的力的描寫，而且這些名畫縱不使用光影，完全是東方式的描法，然益顯得蠕蠕欲動。我觀了牆畫以後，幾無適當的讚詞可以形容，只覺得精神恍惚，爲名畫的魔力所迷了。

二十九個洞窟，幾百幅的畫面，費去了一整天的光陰仔細觀賞，似乎還不滿足我的慾望。尤其是「降魔圖」，「覺者釋尊圖」，「宮廷內部圖」等，不覺使我感嘆不止，並覺得此行不虛了。

具有如此高度的文明，輝耀的歷史，而號稱世界寶庫的印度，爲什麼會屈服於英國鐵腕之下呢？世人自不免覺得懷疑莫釋，但如身臨其地，凝視印人當真相之後，我想一定能獲得相當的解答吧。

關於阿齊恩塔，尚須加以若干說明。從孟買坐火車，化了七小時抵達海得拉巴士王國內的茄魯加翁車站，下車後換乘汽車，車向東南疾馳一小時半，大約四十英里光景，便抵達阿齊楊塔石窟寺了。石窟寺位在古稱曼達拉山的丘陵中部。那兒有一帶屈如馬蹄形的懸崖，這懸崖邊開掘着二十九個石窟，這就是阿齊楊塔石窟寺。全部是印度佛教的遺跡，其間亦有相當精美的彫刻，但以石窟內部壁面及窟頂或外廊壁面的彩色圖畫，爲特別有名。

這並列在懸崖削壁間的二十九個石窟，並不是同一時代的產物。若依開鑿的時代考察，大致可分爲三個時期。第一期爲最古期，據說第八個至第十三個石窟，是紀元一五〇年起至第三世紀初葉時所開掘。第二期又開掘了第五六七三個及第十四個起至二十個爲止的一羣石窟，開鑿時期大約是第四世紀起至六世紀中葉爲止。第三期又開掘了第一至第四及第二十一至二十九個石窟，係在第六世紀末期至第七世紀初的時期內陸續開鑿的。

這石窟寺在建築上又可大別分爲兩個種類。石窟中有被鑿成所謂「基野基那」卽塔廟的形狀者。

塔廟的中央鑿成佛龕形，以佛龕爲中心造成非常瑰麗的內陣形狀，由於圓柱的羅列以與外陣劃分，是專供禮拜的祠堂。這是第一個種類。第二個種類，他們稱之爲「維哈拉」者。其掘鑿之目的，爲備作僧侶寢室，大抵在洞窟的中央彫刻着釋迦的佛像，復在佛像的前面築成大講堂形，講堂的四周，更掘岩而成許多的小室，充作僧房，而便於膜拜修行。也可說是修道講學的場所。

壁畫的題材，竭盡多方面瑰異之能事。如釋迦牟尼佛的一代記，當時的宮廷生活，佛的前生譚等等，花式甚多。殆均側重於當時的人物及動植物之描寫構圖雄偉而富於變化，縱觀畫的全體，深得統理之妙。日本從大正時代起，會有就阿齊楊塔學畫者。現代日本的佛畫，受其影響頗大。

七 印度的氣候

南印度多暴風，在起涼風時，即在暑天亦不覺酷熱。一到真正暑熱的時候，就是你坐在汽車中疾馳，也會給車窗外颳進來的熱風，吹得透不過氣來。如再熱一點的話，自窗外颳來的風，會覺得有切膚之痛。印度南部，一到了二月，就如臨近夏天，最熱是四五六三個月。所以在印度南部，沒有所謂四季，可說只有三季——熱，較熱，最熱的三季。

南印度最好的氣候，是十一月和十二月。一入二月，所謂「較熱」的季候到來了。轉眼間又到四月，可怕的暑熱，終於來臨。

所謂「最熱」的時季，約有一個月。一個月中差不多都是華氏一百十度至一百十二三度的熱天。而且這還是用石頭和泥土造的屋內溫度，如果走到路上，說不定有一百五十度左右吧。

一到了最熱的時候，一向茂密蔥鬱的樹林，也吃不消水分的多量蒸發，樹葉紛紛的掉下來，好像

它們在重生夏芽而作對抗暑熱之準備。地上的青草，也立刻枯黃，落葉樹上，瞧不到一片樹葉子。就是蒼蠅和蚊子，也因爲受不住熱的威脅，幾乎躲的無影無蹤。有時候，自來水會像熱水一樣，走進盥洗所，開龍頭時，因鐵管久受日晒，往往會流出會燙手的熱水來。又如汽車久停屋外烈日下，無意中貿然握住車門的把手，也會燙去一層手皮。

到了那樣的大熱天，在寫字間裏工作，便覺得我的手腕與玻璃板之間，發出鹽分來了。眼球的水分給過分的蒸發，覺得兩眼乾燥而枯澀難受。無論要想幹什麼事，我所靠着的或碰着的一切東西，都比我的體溫高的多，因此，坐在椅子上或是躺在床上，都難過得很，左也不好，右也不好，幾乎無法排遣。

關於熱，還有一種有趣的風習，據說印度人以爲女人的身體，多是像蛇一樣的冷的，所以他們以體冷的女人爲好女人的條件之一。

到了暑季最熱的時候，到處可以瞧見地面發生大裂痕。真的可說是大地喘息在烈日之下。一看到那種大地的姿態，不覺對那形容不出的炎熱，有點害怕起來。大地龜裂的景色，在坐了火車旅行于德高原時可以常見。

然而到了晚上還涼爽。太陽落山之後，再過兩小時光景，涼風習習而來，於是悶在心頭的焦躁，隨着籠罩屋子的暑熱，一齊給吹散，溫度突然低了一十度左右，人們都好像從窒息的世界解放出來了。所以印度的小學校，多在日落之後開始授課。戲院要從晚上九時起開演，酒吧間或舞場，不到晚上十一點鐘是瞧不見客人的。

可是暑熱的時期，倒是一個健康時期。大概是到了暑天，人人緊張起來的原故吧。據說在暑期中

患病的人減少起來，醫生的生意最清淡。進入六七月暴風雨季候，涼雨時降，人們從苦悶時期一解放出來，病人反而增多了，患霍亂和傷寒的死亡率驟增，這是在每天的報上常可看到的。印度的偏僻陋巷裏，霍亂的病菌是終年盤據着的。我看了報上的記事，覺得霍亂那樣猖獗，若再漫不經心的喫食魚類，實在非常危險，於是不得不對吃的菜肴，深具戒心。

八 火車旅行

英國的高官或印度的貴族們，隨便命令橫斷印度大陸的火車遲開一二小時等情，簡直是不足為奇。說一個長官能命令火車遲開一小時，大家都嘖嘖讚嘆，敬佩，這幾乎是印度人的常識了。

從加爾各答到孟買去遊玩的大官們，常叫擁滿幾千個乘客的火車等一二小時，待自己晚餐完畢，才伴同夫人昂然出現於月台之上。這種光景，無論如何是瞧不入眼的。

一個英國紳士——筆者的友人，一天得意地告訴我：這次他會到印度內地去旅行，車抵某分岐點車站時，他坐着的客車乘客，當然非換車不可，然而他因為行李太多。換車時覺得很不方便，就把那個站長叫來，悄悄地給了他若干鈔票，於是立刻將他的客車開進支線去，他仍然高臥車中，把他一直送到目的地。他說似乎很愉快而自傲。只要有權勢和金錢兩種力量，在印度是什麼都辦得到的。上面不過是朋友告訴我的情形，這次我親自經驗過了。有一天我打算從孟買到馬德拉斯去，跳上頭等客車時，一節車內只有我一個人，倒也覺得清靜，但接着又有兩個印度人上來了。管車的對於我特別客氣，一會兒給我開窗，一會兒把我的行李放放好，竭力照料我。

離開車還有一段時間，同車的兩個印度人好像和朋友告別去，相繼走到月台上去。在這瞬間，

那個管車的忽然對我輕輕的說：「如果肯給我十羅比，我可以把那兩個印度乘客趕出。」我一想從孟買到馬德拉斯有兩天兩夜的路程，與共和印度人一淘同車坐那麼長的時間，不如一個子比較清靜，我心裏想羅比並不貴，於是立刻從口袋裏掏出十羅比的印幣給那管車的。過了一會兒，那同車的兩個印度人，便在管車的命令下，到後面的客車裏去了。

九 英國鐵道政策

英國對於印度的鐵路政策，委實非常巧妙。整個印度約有四萬五千哩的鐵道，幾乎全是充滿政策意味的鐵道，鐵道的組織與構築，可說以運輸軍隊爲主的。全印度有六百七十五個土侯，然而土侯國與別土的侯國間，大都不能直接利用鐵道來取得連絡，這是英國鐵道政策之巧妙處，也是分割統治精神的表现。

據說因爲是軍用鐵道，所以不能賺錢。據統計每年約須虧蝕八九千萬羅比。全印度約有二十五家主要鐵道公司，總公司全部設在倫敦，所有董事先生也住在倫敦，年年領取巨額的酬金，對於鐵路的事情幾乎全不預問，只是派一個有全權的代理人在印度，替他們榨取。

可是照英國人方面說來，却很冠冕堂皇。他們說：「我們的建設印度鐵道，完全爲印度人謀福利，所貢獻於印度文明者甚大，然而各鐵道公司年年虧本，這是非常遺憾而意外的事情。」據說印度每年國家歲出的預算中，常可賺到補償各該鐵道公司虧缺的數字，因爲說鐵道是爲印度人福利而建築的，所以得由印度政府來補償。

十 印度人的服裝

印度人在原則上，是着印度服裝的。因為印度人正以為自己的服裝是全世界最好的服裝，所以除了英國賜予高位的王侯，以及貪取英國政府厚祿的官吏之外，不大着西裝的。就是大臣或官吏們，在公共宴會或禮節時着西服外，平常也不很喜歡着西服。至於小官吏和公司職員之類，普通都不大有西裝的。我們看到在英國統治下而不大穿西裝的印度人，不覺有點「不可思議」起來。

在腰間圍上一條白色的厚圍巾，肩上搭一幅很厚的毛巾，幾乎完全是裸體，這便是印度男子正式的服裝。雖然印度男人還有其他種種近乎豪華的服裝，例如有在頭上戴上一頂金光燦爛的帽子，或者包上一條金飾耀眼的頭巾，或披着一襲金欄刺綉的緞服，然而印度男子的正式服裝，原則上是裸體的。

富士絹製成的襯衫，配上一條麻布製的西裝褲，為印度一般摩登青年最憧憬的理想服裝。他們襯衫上的鈕子，差不多都是黃金製的，鈕子大致是五個，這也是他們財產之一部。

然而他們襯衫的着法，又有不同。他們喜歡將襯衫的下端，露在長褲子的外面，微風過處，衣角飄然，下邊仍然赤了一雙腳，樣子煞是別致。若非極摩登的漂亮青年，是不着皮鞋的。

印度女人的正式服裝，叫做「薩麗」。女子一到成年，就非穿「薩麗」不可。印度的女孩子，上身穿一襲上衣，裏面襯一件半袖的內衣，下身着一條褶皺很密的短裙。成年之後，立即換穿「薩麗」，所以要辨別印度女子的成年與否，只要瞧她的服裝就行。

所謂「薩麗」者，簡直是一塊闊約一公尺長約四公尺左右的綢或布。但是它的花式很多，從綿織

而素樸的單色「薩麗」起，以至兩邊織入金線，兩端鑲鑲寶石一襲數千金的高級「薩麗」爲止，優劣相差天壤。

「薩麗」普通的着法，先把它的一端繞在腰際，然後把另一端從肩上披下來，用薄絹製成而色彩雅麗的「薩麗」，也有從頭上掛下來的，瞧着輕絹飄拂，柔滑自然的印度女人，的確是富於藝術意味的服裝。她們着了這樣拖拖曳曳的「薩麗」，不但每天的日常工作，照樣敏捷自如，而且還着了它打網球和跳舞哩。尤其着了「薩麗」跳舞的姿態，最動人，她們展開纖纖玉指，撮住「薩麗」的一端，載歌載舞的婀娜豐姿，恐怕是每一個遨遊印度者難忘的印象吧。

印度的女人，通常把頭髮編爲三組而梳成辮子，這是純粹印度式的結髮方法。最近採用電氣燙髮的女人雖常可瞧到，但在古式的髮辮上或頭上插着薔薇菊花一類的鮮花，確也美麗而撩人情思。

耳環和戒指，爲印度女人普通的裝飾品。比較珍貴的，是她們特有的「鼻飾」。在鼻子上開一個孔，掛上一個鑲嵌鑽石的金圈，或者將鑽石，寶石及白金黃金一類的飾物嵌在鼻上的女人，是很多的。

有幾個印度女人也帶手鐲，而且也有帶腳鐲的。腳鐲大抵銀製。還有在小腳指和大腳指上帶着銀圈者，表示她已經結婚。

此外還有帶子也是印度女人豪華的飾物。又厚又重的金帶，正是印度女人粧奩中必要品之一。所以耳飾呀，鼻飾呀以及戒指，手鐲，腳鐲，腳指圈，金帶等等，全身背上數萬金財產的女人，是司空見慣，毫不足奇。

說起上層階級的女人手鐲來，有的在金質的鐲面鑲上許多鑽石，有的把紅寶石和綠翡翠紅綠相間

的嵌在黃金鐲上，以及其他竭盡豪奢的手鐲，可是下層階級的女人，當然買不起這樣華貴的飾物，於是只得帶玻璃製成的手鐲。色澤雅麗的玻璃鐲，從日本輸入者甚多。它的顏色計有金色，綠色，紫色，蔚藍色之類。大致臂上帶着六七只玻璃鐲的，就可知道這是印度下層階級的女人。

極少數的印度男子也帶耳飾的。帶着價值數萬金的鑽石耳飾，或兩手帶着五六隻光芒耀人的金鋼鑽戒指的漢子，常常可以碰見。

澳洲人的生活

徐導之

澳洲的人口，大致有七百萬左右，其中英吉利人種占九成多。把這九成多的英人加以分析，大約英格蘭人及威爾士人占六成強，愛爾蘭人占二成四分，蘇格蘭人占一成六分光景。前述比率，至今還沒有多大變動。

在前述三四個民族要素中，混入歐陸移民——德義人相當的血分，遂造成了現在的澳洲人。假如從當時移民的種類看來，則從開拓起移入許多罪犯，叫他們墾荒外，接着絡繹移入不少的自由移民，後來從十九世紀中葉起至二十世紀初頭，自歐洲方面擁來做着黃金夢的淘金者，更加上一種政府補助移民，這四種移民。都帶着各不相同的氣質和風習，然而這四種移民到了澳洲以後，自不免互相影響，同時爲澳洲獨特的氣候風土所感化，於是又形成一種澳洲人的典型。然而從一七八八年裝滿罪犯的船舶自奧赴澳以來，終究不過短短二百五十五年，就是澳洲本身也還在幼稚年代，所以國民的氣質，當然不像其他具有悠久歷史的國民所可同日而語，也難說定有一種獨特不羣的獨創民風。其生活狀態和習慣，嚴格說來，簡直是英吉利本國生活之變態表現。

俗諺有云：「人類常受環境的支配。」觀乎澳洲人，益信此言之不虛。雖然澳洲開闢以來不過一百五十餘年，可是自歐移住的英吉利血統的澳洲人，住於東南海岸一帶氣候溫暖，陽光明媚的草原里，度那安逸豐裕的生活，日子一久，便自然而然把英國人本來的氣質，銷磨了一部份，這確是事實。

英國人生在北海邊陰黯沉鬱的環境里，天生一種陰沉傲慢的性格，相反地，渡海而至澳洲後，住慣這南海另一世界的澳洲人，比較明朗而豪爽，尤其是樂天氣氛很濃厚而和藹可親，這更是澳人的特徵。英國人如未經人介紹，絕不願與不認識的人交談，但澳洲人就兩樣，譬如在酒吧間里，遇到漠不相識的澳洲人，只要幾句搭訕，立刻就像舊友一樣的一見如故。

一羣樂天家

澳洲人樂天的性情，現在已經成爲他們的天性了。試想廣袤三百萬平方英里的領土上，僅由那麼七百萬的英國人種獨占，一面抱定白澳主義而排斥有色人種，同時享受那天惠獨厚的豐富資源，度着奢侈優裕的生活，縱然他們原是囚犯的子孫，也自然而然造成了樂天派的氣質了。古人云：「居移氣，養移體。」這確是環境所使然。他們是樂天派，而且有浪費的習性。對於未來的事情，好像不大介意，抱定「今日有酒今日醉」的宗旨。可是造成澳洲人這種脾氣的，還有一種直接原因。那就是可說走在世界最尖端的澳洲社會主義制度，尤其是其中最低工資制度及年老者年金制度。

世界尖端的新制度

所謂最低工資制度者，便是國家以法律保障勞動者的最低工資之制度。大致以一夫一婦和兩個孩子的家庭爲標準，計算他們一星期所需的伙食費，衣着費，房租及雜費指數，以定基準工資。更以此數爲基礎，將全部職業劃分爲四十八種，然後適應男女之年齡而分別制定其最低工資。澳洲新南威爾士州去年底的「基準工資」，據說大致爲一星期四鎊八先令。但這是男子的基準工資，女的比較低的

多。

如果雇主潛以便宜工資雇人，被人查出較前述「基準工資」算出來的最低工資爲低，那末立刻告發，雇主會受嚴厲的處罰。又如年紀大了工作減少的話，反正法律給他保障着，他的工資會隨着年齡而逐步增高起來的。所以靠工作吃飯的人有恃無恐，最容易造成一種滿不在乎的「樂天型」。

所謂年老者年金制度者，是一種嘉惠老年人的制度。只要是澳洲人，凡年達六十五歲以上，一年的收入不及政府規定的酬報者，則不問男女，一律給與一星期二十五先令的年金。普通澳洲人在巨額化費的時候，往往嘟囔着：「反正年紀老了，有年金幫忙，現在且……」，就把積聚的金錢一起用完。這種制度，在做做吃吃的人，本來確是善良的制度，可是澳洲人，老是把這種善良制度，濫用到壞的方面去。他們多數是減少工作，覓求更大的享樂，盡情浪費，等到年老力衰，結果成爲國庫支出現金的消費者。

筆者並非厚誣澳洲人，至少在這次戰爭以前，大部份澳洲人是這樣。雖像現在馳騁澳洲財界的蘇格蘭人種之中，據說很有幾個咬緊牙關幹點事業的人，可是一般大眾，還是老脾氣不改，盡情過那奢華的日子。

因此，近來澳洲人中，尤其都市裏的青年們還絕少苦學力行，奮志立身的氣度，不得不令人驚異不止。

澳洲人的理想

一次，詢問一個澳洲青年抱怎樣的理想，他說：「理想麼？我的理想是這樣：我希望能和戀人提

早結婚，借一間房子組織起快活的小家庭。有錢的話，最好還盼望有一輛汽車。「他這樣的回答我，好像滿不在乎的樣子，可是我倒弄得面上有點熱辣辣起來。」

澳洲墨爾鉢及雪梨等各州首邑，都設有規模宏大的大學，但是入這些大學讀書的，大致都是富翁的子弟，或者那些官費生。普通一般青年學生，一出中學的校門，差不多很快的找到工作，而放棄了更高的教育。像大學那樣須得化費巨額學費，還得因艱難的考試而受苦，當然不放在他們的心上。就是不然的話，那樣地一出中學門，就可以找到寫意的工作，即依最低工資制度，至少一個人的生活能够保證無憂，所以難怪他們不願再念那勞什子的書本了。不但如此，說句嚴格的話，「黃卷青燈」那樣讀書的苦事，與澳洲人的性格是很不相合的。

澳洲溫和慵人的氣候，也是造成他們懶於攻讀的一個原因。雪梨那邊四季常春似的氣候，終年蒼空若洗，綠草如茵，茂林葱鬱，花香撲鼻。就是筆者寓居雪梨時，也覺得不願躲在屋子裏讀書，大有意馬心猿，不能自制之概。何況天性爽朗樂天的澳洲人，常愛把書本一丟，跳出屋子，去尋找享樂的對象，自然更不足爲奇。走進澳洲人的家庭裏，有書齋的人家很少。家境稍裕的人家，差不多都有漂亮的客廳和考究的飯廳，可是像書齋那樣的房間，尤其專事讀書的書室，幾乎沒有。

運動熱和賽馬熱

總括一句，澳洲人生性好動，最喜歡在外面東跑西奔，不情願躲在屋子裏靜悄悄工作的。他們最大的享樂對象，首推汽車旅行，運動或賽馬。汽車在澳洲，是一種很普及的代步工具。據說每十個人中，總可有一輛汽車。澳洲的青年男女，常常相偕乘上汽車，向郊外作長途旅行，他們認爲這是最快

樂的享受。但從第二次歐戰揭幕以來，因為當局統制汽油，使民衆不得不極度節約用途，所以現在這種汽車旅行，已不可見。結果讓那運動和賽馬，占據他們享樂的王座。

說起澳洲的運動來，因為氣候既佳，比賽場所又多，所以相當發達。其中最風行的，是網球，游泳，足球以及一種英國的國技——野球戲（Cricket）之類。每年從春天到夏天，是野球戲的世界。足球，是他們冬季的運動。到了大比賽的一天，球場裏萬頭簇動，羣情熱狂，整個比賽場好比一座瘋人院。

澳洲的賽馬，更是聞名世界。例如雪梨，墨爾鉢等都市，到了星期六的下午，到處可見雄糾糾的駿馬，灑開着四蹄在比賽。公司的職員們，到了星期六那天的早晨，早已心旌搖搖，攤開報紙，一眼釘住報上的賽馬消息，無心辦事。賽馬場裏女人之多，會使你瞧了驚異不置。她們爭先恐後的購買馬票，甚至瞧上去門第很高的富家閨女，也五先令或十先令的拚命購買馬票，毫無羞澀態。每年十一月間，又有所謂墨爾鉢的賽馬節目。在舉行比賽的那一天，維多利亞州全州公私機關及商店，一律休業。全國賽馬客羣集維多利亞州首邑墨爾鉢。那時候墨爾鉢的大飯店和旅館，固然家家客滿，就是郊外小都市里的小旅館，也塞得滿坑滿谷。特別是澳洲婦女，在比賽那天，個個都爭奇鬥妍，裝扮得花枝招展，宛如一個服飾展覽會。

但上述澳洲人的享樂狂，畢竟也受着戰火的影響，已大受節制，今非昔比了。

嗜酒若命

酒，也是澳洲人最喜愛的東西。老實說，澳洲人的酷愛「杯中物」，是世界聞名的。據統計，日

啤酒，更是他們「一日不可無此君」的恩物。據說，光是威士忌和啤酒，每年消費量，要比七百萬人
口數多上幾倍。不論你走到那一條街上，必可瞧見許多酒吧間，鱗次櫛比的在吸收酒徒。普通的公司
職員，似乎已經成了一種習慣，從公司散值回家途中，一定得跑進路邊的酒店裏，喝那麼一二杯酒，
才肯醉醺醺的踱回家去。

還有一件有趣的事情，澳洲的所有酒吧間，一到下午六點鐘，就得打烊收市。可說澳洲的酒店，
是只做日市不做夜市的。原因是這樣：因為過去酒徒們太猖獗了，往往要鬧到夜闌人靜，才踉踉跄跄
回到家裏去。天天如此，當然使得家裏的太太有說不出的苦處。自從澳洲婦女獲得參政權以後，於是
太太們提出於議會，通過了一種酒店停做夜市的法律，消極的制服了深夜鬧酒的丈夫。

至此，也許有人會問：喜歡沉酒杯中物的難道只有男人嗎？其實喝酒的女人也很多。有一天，筆
者在一個大旅館的餐廳裏，宴請澳洲人，席間適有一個年紀很輕的姑娘，筆者隨口問了一聲：「你喜
歡喝那一種酒？」誰知她一本正經的回答我說：「喝威士忌吧。」

說到澳洲男女間的階級問題，依然不脫盎格魯撒克遜人的本色，女尊男卑。澳洲的男人，一回到
家，見了太太，莫不有點兒誠惶誠恐，唯命是聽。一切事情，都得仰承太太的鼻息。

一個和澳洲女人結婚的日本人對人說：「呵唷！要是和太太爭吵打架，那就不得了啊！因為男人
會給她逐出家門，然而生活費却不得不按月送去……」

可是澳洲的男子，在家裏那麼懼內，一走到公司裏碰見同事們，却會輕輕地說：「如果一直給女
人那麼作威作福的胡鬧下去，將來總有一天把國家弄糟！」這實在是滑稽之至。

安達曼羣島之旅

徐導之譯

雨水期和乾燥期

安達曼羣島位於印度洋東端，蘇門答臘及馬來半島迤西，爲印度洋東面的重鎮。

該羣島係由二百零四個大小島嶼所組織。其中主島有四，卽北安達曼島，中安達曼島，南安達曼島及小安達曼島。島形自南至北作直綫形，南至北計長二百二十九哩，東西計爲三十二哩，它的總面積是二千五百〇八平方哩。

因爲它的位置適在孟加拉灣之南，幾居印度大洋之中心，所以海風習習，氣候異常快適。可是印度洋的氣象關係，却把安達曼羣島的氣候，劃分爲兩期——雨水期和乾燥期。大致每年從六月下旬起到十月下旬乃至十一月中旬爲止是雨水期，從十一月初旬至翌年六月爲止是乾燥期。入雨期後，由於印度洋面季候風關係，始終是西南風夾着雨絲向整個島面亂颺，濃濃的烏雲，不時把天幕染得漆黑，暴風急雨是常有的。一到乾燥期，島上的氣候一變，鬍鬚換了個天地，和雨期裏完全相反。東北方面吹來一陣陣清和的海風，把海空洗刷得淨碧無塵，海面上的狂風駭浪也躲得無影無蹤，拂拂的微風不斷的向島上颳來。通常是溫和宜人的時期天氣。

筆者在去年十一月間，曾赴安達曼羣島作了一次普遍的巡禮。那時候正是雨期將終乾期將始的時

候。當時筆者的坐艦，從南洋某處出發，沿着尼古巴羣島北上，西南方颺來的信風，還是不斷向舷側猛撞。艦身給印度洋面獨特的巨浪，推盪的好比玩着鞦韆。高低不平的雲層，占據着整個太空，幻出種種不同的物狀，可是灰白的雲叢，終究變幻不出使人愉快的景象來。

可是在筆者逗留羣島短短兩週的時期中，島上的氣候迅速的變換了。幾乎換了一個新面目，不由的爲大自然的偉力感動得五體投地。

森林的王國

安達曼羣島，除了四周星羅棋佈的小島嶼之外，四個大島組成了羣島的外廓。其實只有小安達曼島距離較遠，其餘北，中，南三個安達曼島，却祇隔着一帶極狹的海峽，差不多可以併成爲一島的。羣島四周的海岸，富於曲線，有許多良港和適於停泊巨舶的海灣，埋藏在這些美麗的曲線中。

北安達曼島的東岸，計有史久華德·薩翁特灣，康涅利斯灣，加台爾灣，西海岸又有卡斯亞里那灣，班布羅克灣等。中安達曼島那邊，又有良港安林灣，靜臥在該島的西岸，南安達曼島計有東岸的布雷亞港，西海岸的勘貝爾，及莫厄德等港灣。

安達曼羣島的良港雖多，只有南安達曼島東岸的布雷亞港，具有相當的施設，呈現着港灣的外型。

茂密的熱帶叢林，像一條翠綠的錦被蓋沒了整個羣島，幾乎找不出一縷的空隙。揭去了熱帶叢林的面幕的，恐怕僅僅布雷亞附近的開墾地帶而已。

密生叢林間的樹木，大體可以分爲兩類：一種是在乾燥期內落葉的落葉木類；另一種是常綠木。

這常綠木類的樹木，多生長於水量充分的湖谷間。落葉木類的樹木，種類甚多，計有可可，派比泰等熱帶樹，均爲適於製作木林之良木。常綠木中之可以用爲木材者亦甚多。據最近調查，適於採伐的木材，不可勝計。在嚴密估計之下，大約每年可採木材十萬噸，這安達曼羣島，真是一個「林業王國」啊。

島上雖沒有驚人的高山峻嶺，然地形却相當複雜，到處都是高丘和深谷。山岳中之最高者，爲北安達曼島的薩特魯·庇克山。其次爲中安達曼島的基野巴羅山，哥伊野布山，哈里厄德山。以及南安達曼島的雪隆加山。

安達曼羣島沒有一條大河，可是水流却很深，在乾燥期內不致乾涸的河流很不少。

遠古的土著

說到島上的原住民族，實值得大書特書。因爲這島上原住民中，有一種納格里德族。這納格里德民族，據民族學專家的推定，係屬東南亞細亞的最古民族。可惜這東南亞細亞的最古民族，現在衰微的幾將滅種。除住於安達曼羣島之外，他如馬來半島的賽孟族人也是納格里德民族。菲律賓的愛塔族人，雖也是納格里德族的分支，可沒有像安達曼羣島原住民及馬來半島那邊的賽孟族人那麼純粹了。

安達曼羣島上的原住民，可分爲兩大種類：一種是住在南安達曼島海岸地帶及中、北安達曼島全域的土著。通常呼爲「安達孟民族」的。其他的一種，是住在南安達曼島密林中的齊拉華族，小安達曼島的翁開族，以及棲息在一個孤懸海中的北賽基納魯小島上的賽基納魯族。

其中第二種土著民族，含納格里德族的血統最濃厚，他們的風俗習慣，完全保持着納格里德民族

的古型，第一種土著民族，便比較淡薄了。

第二種土著民族，既具納格里德族純粹的血統風俗，和習慣，所以有一種非常排他的個性。凡移居來此的別的種族，無不給他們殺害，迨與文明民族接觸後，他們的人口遂逐漸減少起來，據說目下人口絕少，滅種之日已經不遠了。現在據確實調查，全羣島原住民之總數，僅祇四百五六十人。

這些土著，有時會成羣結隊的到安達曼羣島的首都布雷亞來，實行「物物交換」的貿易。他們把鹿皮，鼈甲等土產，換了日用品去。他們的身體很矮小，頭髮都是鬢曲的。一眼看決辨不出他們是男是女，只是男的腰部繫着一條短袴樣的東西，女的把幾片班達那斯樹的巨葉遮住下身的前面，以及她們的乳房，呈示着男女性的特徵。據說從她們遮住下身的樹葉數目中，可以區別出已經出嫁和尙未結婚的處女來。

這些原住民的肉體，異常結實，遍身筋肉隆起，充分顯示人類的健康美，可是他們或她們的皮膚，却黑的像墨膏。一閃一閃的發着光，一接觸，似乎立刻會給粘住似的。

安達曼羣島的原住民，雖不足五百，然島上的總人口，却共有一萬七千八百多人。其中男的占一萬二千二百餘，女的約計五千七百多。大部份都是印度人，也夾着少數的緬甸人和中國人。島上的印度人，大都是「流刑者」或流刑者的子孫。所以安達曼羣島號稱「流刑殖民地」。

東印度公司首先開拓

安達曼羣島地扼東西洋要衝，凡從西洋航海到東洋來的貿易商，沒有一個不經過她的面前，和她行一個注目禮。因此，經過她附近洋面的海船，有時會給狂風大浪打到她的岸邊去，海船擱礁或撞破

時，船員們便不得不上岸暫避。或者爲了避一避逆風，暴風雨之類，停泊在島邊，順便登島去找點食物或飲水。可是島上的原住民天生是異常「排他的」，絕不願意別的人種侵入，因此避難的船員們，往往遭他們殺害而弄得屍骨無蹤。當時經過她附近的海船，多屬於英國東印度公司，島上土著殺害船員事件，不斷的報告到公司裏去，於是公司當局不由的震怒起來。

後來公司當局索性想把這個印度洋上的荒島殖民地化，造成一個避難船員的避難所。結果由英政府任命海軍大佐亞基巴爾特·布雷亞，着手測量安達曼羣島的近海水域，探求適當的艦船停泊處，並在島上開闢殖民地。後來布盧亞大佐調查該島沿岸結果，發現南安達曼島東岸有一個絕好的港灣，即以當時印督康渥利斯之名，以名該港，並從印度帶了二百多個移民赴安島，叫他們先把灣內一個小島開墾起來。並把這個小島取名爲恰答姆島。至於眼前之布雷亞港，便是以前的康渥利斯港。

嗣後殖民地工作進行中，不料島上發生疫癘，移民死亡了不少，於是開闢工作遂告停頓。到了八五七年五月間，印度發生了反英暴動，政治犯多如夏日之蚊蠅，英印當局乃決將安達曼羣島作爲流刑殖民地，以便收容這批政治犯。並擇定布雷亞港，爲政治犯人居住之所。後來這個島，便由許多印度政治犯及原住民，漸漸開拓成爲現在的樣子。

安達曼羣島，又有一所規模異常宏大的監獄，這所監獄出現於該島，尚係數十年以前，這是專爲監禁印度愛國志士而建築的。

色彩的南天樂園

筆者對此孤懸印度洋面的島嶼，最感興趣的是，風光明媚的大自然景色。

參天的古木，把它的巨臂伸在丘谷的空際，蒼翠的枝葉掩護着腋下的草地，金黃的陽光，縷縷地從葉間射在綠絨般的草茵上。從椰樹，合歡樹，以及亞卡雪樹的濃蔭下，隱約地可以望見海面激盪的水波。無數黃色或白色的小花綴在亞卡雪樹的枝葉間，發出一陣陣的濃郁的香氣來。

說起熱帶海面的色彩，真的是變化萬端，最易反映瞬息萬變的天象，與它本質的色彩融合，呈现出各種美麗的光彩來。晴天和陰天固然兩樣，朝晨，白天，傍晚也不同，有時變成天鵝絨般的淡黃色，有時又是一種葱綠晶瑩的翡翠色，有時幻成明艷的蔚藍，忽而又變成陰氣沉沉的灰褐色。在萬里無雲的晴朗天，海面上便會呈現金銀交輝似的黃白色的光芒。

海邊草地上，常可瞧見印度人驅着水牛綿羊，成羣結隊的在俛首吃草。海邊水灘上的白鷺，常會悠然自得地站在水牛背上，做出金鷄獨立的姿態來。

南洋多密林，所以色澤鮮豔的小鳥特別多。然而別的地方總比不上安達曼羣島那麼多而美麗。頭上生着淡紅色羽冠的小鳥，到處啾啾，比麻雀還多。山鳩之類也不少。綠羽紅嘴的鸚鵡，在樹叢裏穿梭般的飛躍。繡眼咕咕的鳴聲，不停的傳入耳鼓來。翡翠鳥展開五色美麗的翅膀，在小河邊玩着。

葱綠的樹，芬芳的花，美麗的小鳥，咕咯咕咯地在樹叢間合奏着悅耳的歌曲，印度洋面的海水，不絕地從丘陵的後方，反映過翠綠的色彩來。風景之美，不愧為一座大自然的樂園。

密林中常可發現六七尺長的大蜥蜴，牠具有異常美麗的彩紋，可是並不咬人。密林裏野猪也很多，時常悠然自得地走着，一瞧見人，迅速地躲入深草叢中。

安達曼羣島附近海域，魚族也非常豐富。鯛、鮪、比目魚、鰻

成羣結隊的出現於海波

中。又如旗魚、梭子魚、海蟹、龍蝦、繃魚等美味的魚類也很多。安達曼羣島那邊的旗魚給區，分爲梅卡齊基，麥柴阿拉兩種。梅卡齊基魚身較小，然大約也有百餘斤，麥柴阿拉則更大得可驚，有六七百斤重的大魚，甚至有達千斤左右者。這種旗魚，多棲息在水深五十公尺左右的海中。梭子魚和產於日本近海者不同，魚身長達一公尺以上，味更甘美兩可口。

羣島附近的魚類，雖那麼豐富，可是只有原住民採着獨木舟，用非常原始而幼稚的方法捕捉，所以那兒正是漁業界的處女地。

巨象運輸隊

安達曼羣島最重要的產業是林業。名貴的木材很多。在戰前，這島上的木材大都運往加爾各答，馬德拉斯，及仰光方面。眼前則改運南洋各地了。布雷亞港灣內有一個小島，這小島名恰答姆。現在有一座大規模的鋸木廠，建築在這個小島上。

島上搬運巨木的工作，差不多全由巨象担任。發揮牠們天生神力的巨象，計有一百十三頭之多。一隊一隊的巨象，從探木場把巨木曳到海岸邊，工人們便把這些木材組成了木筏，帶到恰答姆島的岸邊，再由巨象從岸邊曳到大道上，然後由運貨車把木材裝到鋸木廠的門口。數千斤重的粗大的巨木，一連串就是幾根，照着巨象輕易地曳着走，似乎絲毫不覺吃力，不禁嘆服。

通到恰答姆島有一座橋，橋的入口處，有着一所最新式設備的火柴工廠。一個叫拉哈路加的印度人，担任廠長。廠內的職工，達數百名。一切工作，全部利用機械。用作火柴梗的木材，當然取自島上的密林。只見機械輾動着，把白楊的原木很快的化爲火柴梗。

島上的農產物

安達曼羣島的農業，還很幼稚。正在開墾中的，只有南安達曼羣島布雷亞港附近的土地。現在將島上的主要農產物及其耕作面積等列表如次：

稻 田 六五〇〇英畝，月產四八〇、〇〇〇磅

椰子園 三五五英畝，月產一五九、〇〇〇個

咖啡園 七五英畝，月產一八〇磅

菜 園 一一五英畝，月產一七、〇〇〇磅

鮮菜園 七〇英畝，月產三、二〇〇磅

果實之類在羣島上差不多應有盡有，不過出現於市場者，多係香蕉和蕃瓜。其餘都成爲原住民的天然食糧或聽其自生自滅。菜蔬中以豆類、茄子、瓜類爲主要產品。島上的椰樹，是從錫蘭島移植而來，故出產的椰子，品質非常優良，目下大致運銷於仰光方面。

E-18704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0 7727B

雜誌叢書第七種

世界巡禮

編纂者：雜誌社

出版者：雜誌社

地址：上海山東路二九〇號
電話：九一四六八號

經售處：各大書報社

印刷者：建東印刷公司

上海霍山路五九九號

定價：每册一百元

出版期：三十三年十月廿一

